

漢書門
類號
二五三一
函架
一三
冊五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三一
函架
一三
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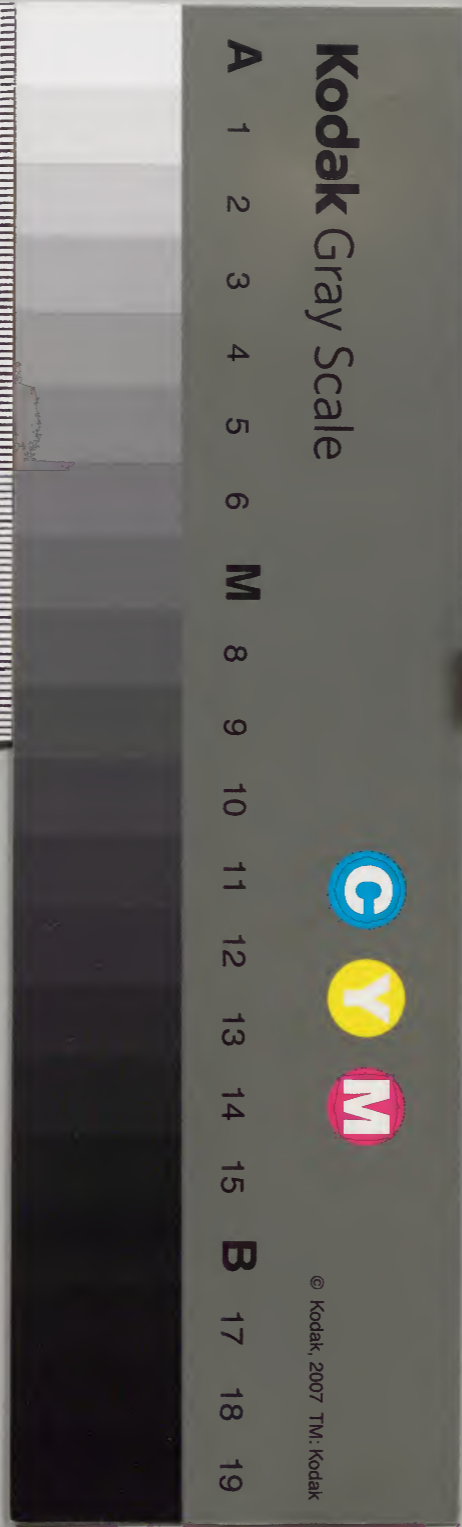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兵家

共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1
冊數	5 (1)
函號	299 211

299-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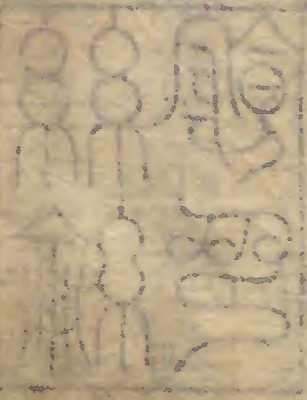


皇明三才半神信
此書乃由燕本外傳者神效神醫
論其亦今論一增本也前中
其其諸書音內關口定前神
六神八二神半其非大勝於主
六神九神八神其非大勝於主

先聖直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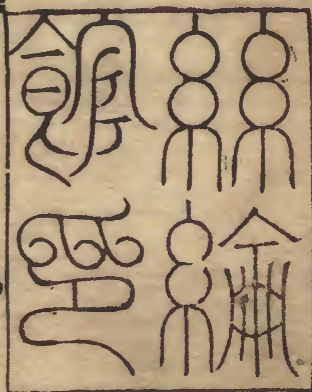
內閣藏本

皇明三才半神信



皇明三先生輯訂

武經直解



武經直解乃劉拱辰先生作也洪武間久已傳世後張太嶽先生增修其說進存內閣但武備漸弛未經刊布今翁一嶽先生簡命山東學政出此藏本參較壽梓使講習獲所指南庶文武之士可永賴矣

內閣藏板

武經直解序

洪武三十年歲在丁丑

淺草文庫

太祖高皇帝有

旨俾軍官子孫講讀武書通曉者臨

期試用寅觀舊註數家矛盾不

學者難於統會市肆板行者闕誤

又多雖嘗口授於人而竟不能曉

達其理於是取其書刪繁撮要斷



以經傳所載先儒之奧旨質以平
 日所聞父師之格言訛舛者稽而
 正之脫誤者訂而增之幽微者彰
 而顯之傳會者辯而析之越明年
 藁就又明年書成凡一十二卷一
 百一十四篇題曰武經直解嗚呼
 兵豈易言哉觀形勢審虛實出正
 奇定勝負凡所以禁暴弭亂安民

守國鎮邊疆威四夷者無越於此
 也聖人於是重之故仁義忠信智
 勇明決兵之本也行伍部曲有節
 有制兵之用也其潛謀密運料敵
 取勝者兵之機也一徐一疾一動
 一靜一予一奪一文一武兵之權
 也不有大智其何能謀不有深謀
 其何能將不有良將其何能兵不

有銳兵其何能武不有武備其何
能國欲有智而多謀善將而能兵
提兵而用武備武而守國舍是書
何以哉兵者詭道是以孫吳之流
專尚詐謀司馬法以下數書論仁
義節制之兵者間亦有之在學者
推廣默識心融而意會耳雖然兵
謀師律儒者罕言譎詭變詐聖人

不取仁義節制其猶大匠之規矩
準繩乎大匠能誨人以規矩準繩
而不能使之巧寅爲此書但直解
經文而授人以規矩準繩耳出奇
用巧在臨時應變者自爲之非寅
所敢預言也狂斐踰僭得罪聖門
其誠不可免然於太氣固實氣
國家戡定禍亂之道學者修爲戰守

國之方亦或有所小補云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洪武戊寅歲律中太原劉寅序

命增訂武經直解小引左書

諭旨哉

宣師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備

之為言思患而豫防之者

也假令奇正變化之妙居

恒弗克燎若指掌一旦狼

煙傳徹懜懜嘗試未有不

兵是錯之兵要者所以月
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誠非樂於
觀兵也洪惟

聖朝

御極

命天下官軍子孫講讀武書

前輩劉拱辰先生取註武
經諸說折衷為直解懸之
國門靡可增減不謂成平
日久表章無人講習日終
今上踐阼號稱明盛宜切日
中之憂余自書鑑直解進
呈之餘急出內閣所藏劉先

生直解原本詳加訂訛析
為十二卷申明武學俾世
勲子姓免罝禁人咸獲指
南度仁義節制之師有弗
戰戰必勝矣斯蓋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之大意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孟冬
朔日江陵張居正題

重較武經直解序
攷古兵法之作起於軒轅備於
成周下迨戰國之時文成曲逆
三氏刪取要用定為三十五家
任宏較理又更為權謀形勢陰
陽技巧四種迄今兵家者流著

書固多。然未有若七書之備者。但其意深微。讀者不無疑闕。予蒿目時艱。留心武備。及見市刊數種。皆失諸闕畧。且謬誤多甚。亥豕相沿。弊習久矣。今春北上。過訪史閣典笈。吳于翁渠出其

武經直解藏本。予展視。知爲太
國嶽公增訂。劉拱辰先生者。其中
用匪折衷。諸家舊註。取長棄短。
簡合經史。斷以己意。凡有關文
明誤字。咸補正。而註釋之。憂學者
之難入也。易其言。而示之。恐學

者之無據也。引其事而實之辯。
尉繚之非明。李靖之失。析張商
英之虛。闡素書之真假。抑周史
之傳會。以昭文王太公之本心。
人果能熟讀詳味。由直解而知
七書之意。融會貫通。而求知夫

用兵之術。於以登壇號令。拊
國家元功。爲曠世良將。詎弗偉哉。
予較訂方完。伏蒙

簡命學政。敢不欽遵。
明旨。俾膠庠肄習。弗替。因勸于翁。
授諸梓。不特東人之子。特爲高

矢庶天下折衝之士咸獲所指

南耶

丁丑春日錢塘翁鴻業書於絲

綸館

武經直解引用註書姓氏

魏武帝 杜牧

張預 李筌

陳皞 賈林

孟氏 杜佑

梅堯臣 王哲

何氏 張賁

鄭友賢 紀燮

蕭吉 沈友

孫鎬 吳璋

陸希聲 賈詡

成氏

呂惠卿

張載

王震

曾皎

郭逢原

陳文質

洪安

何文

張貴

林表

王普

孟大

孫

周

賈林

趙

李

韓左

王

左路直補用用書

武經直解凡例

一武經直解剖前人未發之旨啓後學步武之程註

必其詳不敢失之畧義必其正不敢誤於邪欲俾

初習者易以入門而窮經者藉此窺奧也故合諸

家之說歸文理之宗有意抑而諸解矛盾者俱併

存之以便折衷有句活而推移上下者皆分定之

以便成誦註中附以古名將所行之事及史傳諸

書互相發明以便學者之參考也

一七書次序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先孫吳而後六

韜未知何義今姑因其舊耳或謂孫吳爲正書而

司馬法以下則文多殘缺義亦奧窅其他俱雜駁

多贗故爾。

一孫子舊註互有得失。今選其理明而辭順者。其不切於理而辭訛舛者。置之。

一孫子張賁註論遺字甚重。諸家說得極畧。軍爭九變錯簡處。賁皆訂正。今從之。其餘篇內。一句一字之誤。金說見本條下。

一漢書藝文志云。孫子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篇。今孫子止十三篇。吳子止六篇。恐是後人刪取篇章。只依舊日次序。金不改易。

一吳子以下六書。自來註少。凡云舊本者。皆據劉拱辰先生所傳宋元舊本。凡云今本者。指近刊訛傳

者也。

一問對中有闕誤處。皆據左傳及通鑑綱目正之。

一尉繚子乃商鞅之學。儒者所不談。然中間有可取者。不以入廢言可也。

一三畧本太公遺書中。亦有黃石公之說。今但一二處明之。餘在學者例推耳。

一六韜傳於周史。不無傳會其間。已於文伐篇內辯之。其餘尚多疑似者。後學擇焉可也。

一孫吳李衛太公。取其列傳附於各書之前。使學者詳其履歷。因以見其作用。不徒口耳文義已也。

一闡場所試策題。出自主司意撰。難已預擬。論題悉

一遵舊本標示。圈其旁以別之。大題用雙圈。小題用

單圈。不刪不改。便於學者記誦。

一馬步射法。刀棍鎗鈚。非藝師口授。決不能習練。故

不附錄。其陣法之載。武經者。止有八陣。六花。率然。

一魚麗。五行。天陣。地陣。人陣。四武衝陣。烏雲陣。已於

各陣之下。詳解明白。故不另錄。

一三才。本太公。武經中。載有。天。地。人。三才。之。法。今。武。經。中。不。載。此。法。故。不。錄。

一武。經。中。載。有。八。陣。之。法。今。武。經。中。不。載。此。法。故。不。錄。

一武。經。中。載。有。八。陣。之。法。今。武。經。中。不。載。此。法。故。不。錄。

一武。經。中。載。有。八。陣。之。法。今。武。經。中。不。載。此。法。故。不。錄。

一武。經。中。載。有。八。陣。之。法。今。武。經。中。不。載。此。法。故。不。錄。

武經直解目錄

孫武子卷之一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吳謀攻第三

孫武子卷之二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孫武子卷之三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吳子卷之四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司馬恣卷之五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李衛公卷之六

唐太宗問對上

李衛公卷之七

唐太宗問對 中

唐太宗問對 下

尉繚子卷之八

天官第二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卷二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太公將理第九十一

尉繚子卷之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黃戰權第十二 卷十

重刑令第十三 四

伍制令第十四 三

分塞令第十五 二

東伍令第十六 一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黄石公三畧卷之十

上畧

中畧

下畧

太公六韜卷之十一

文韜

文師第十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文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六

立將第二十八

將威第二十九

勵軍第三十

陰符第三十一

陰書第三十二

軍勢第三十三

奇兵第三十四

五音第三十五

兵徵第三十六

六公農器第三十七

太公六韜卷之十二

虎韜第二十五

軍用第三十六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畧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絕道第三十九

畧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武經虛壘第三十二

豹韜車士第五十六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疆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第四十七

大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犬韜 雲鬃 共策 四十八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已上七書共十二卷計一百一十四篇

武經直解目錄終

武庫第五十一
武庫第五十二
武庫第五十三
武庫第五十四
武庫第五十五
武庫第五十六
武庫第五十七
武庫第五十八
武庫第五十九
武庫第六十
武庫第六十一
武庫第六十二
武庫第六十三
武庫第六十四
武庫第六十五
武庫第六十六
武庫第六十七
武庫第六十八
武庫第六十九
武庫第七十
武庫第七十一
武庫第七十二
武庫第七十三
武庫第七十四
武庫第七十五
武庫第七十六
武庫第七十七
武庫第七十八
武庫第七十九
武庫第八十
武庫第八十一
武庫第八十二
武庫第八十三
武庫第八十四
武庫第八十五
武庫第八十六
武庫第八十七
武庫第八十八
武庫第八十九
武庫第九十
武庫第九十一
武庫第九十二
武庫第九十三
武庫第九十四
武庫第九十五
武庫第九十六
武庫第九十七
武庫第九十八
武庫第九十九
武庫第一百
武庫第一百零一
武庫第一百零二
武庫第一百零三
武庫第一百零四
武庫第一百零五
武庫第一百零六
武庫第一百零七
武庫第一百零八
武庫第一百零九
武庫第一百一十
武庫第一百一十一
武庫第一百一十二
武庫第一百一十三
武庫第一百一十四
武庫第一百一十五
武庫第一百一十六
武庫第一百一十七
武庫第一百一十八
武庫第一百一十九
武庫第一百二十
武庫第一百二十一
武庫第一百二十二
武庫第一百二十三
武庫第一百二十四
武庫第一百二十五
武庫第一百二十六
武庫第一百二十七
武庫第一百二十八
武庫第一百二十九
武庫第一百三十
武庫第一百三十一
武庫第一百三十二
武庫第一百三十三
武庫第一百三十四
武庫第一百三十五
武庫第一百三十六
武庫第一百三十七
武庫第一百三十八
武庫第一百三十九
武庫第一百四十
武庫第一百四十一
武庫第一百四十二
武庫第一百四十三
武庫第一百四十四
武庫第一百四十五
武庫第一百四十六
武庫第一百四十七
武庫第一百四十八
武庫第一百四十九
武庫第一百五十
武庫第一百五十一
武庫第一百五十二
武庫第一百五十三
武庫第一百五十四
武庫第一百五十五
武庫第一百五十六
武庫第一百五十七
武庫第一百五十八
武庫第一百五十九
武庫第一百六十
武庫第一百六十一
武庫第一百六十二
武庫第一百六十三
武庫第一百六十四
武庫第一百六十五
武庫第一百六十六
武庫第一百六十七
武庫第一百六十八
武庫第一百六十九
武庫第一百七十
武庫第一百七十一
武庫第一百七十二
武庫第一百七十三
武庫第一百七十四
武庫第一百七十五
武庫第一百七十六
武庫第一百七十七
武庫第一百七十八
武庫第一百七十九
武庫第一百八十
武庫第一百八十一
武庫第一百八十二
武庫第一百八十三
武庫第一百八十四
武庫第一百八十五
武庫第一百八十六
武庫第一百八十七
武庫第一百八十八
武庫第一百八十九
武庫第一百九十
武庫第一百九十一
武庫第一百九十二
武庫第一百九十三
武庫第一百九十四
武庫第一百九十五
武庫第一百九十六
武庫第一百九十七
武庫第一百九十八
武庫第一百九十九
武庫第二百

孫武子傳

孫武子傳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

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
趣音促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
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
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
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
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
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贊曰

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

孫武子直解卷之一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校

始計第一

始初也計算也言欲興師動眾君臣必先定計
於廟堂之上而決勝於千里之外是計乃兵之
先著也故孫子以始計為第一篇首段總言人
君與大將於廟堂之上經此五事校以七計搜
索彼我勝負之情第一段言大將選用偏裨而
授之以計第二段言因利制權之道然後乃詭

設形勢以助之於外。是亦所謂計也。末段總結上文。言算多則其策良。算少則其策拙。憤然而無算者。必至於亡國喪師。故曰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是戎器。以人執兵。亦名曰兵。蓋宗社丘民咸賴之。以保全者也。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左傳亦云國之太事在戎。不察猶言忽略也。故孫子說兵為君國政事之極大。其關係非小也。乃軍眾因而或死或生。其國家因而或存或亡。歟。生以戰陣言。故曰地存亡

以得失言。故曰道戰勝則人生而國存。不勝則人死而國亡。為主帥者不可不謹慎審察也。孫子開卷輒致叮嚀。蓋欲其為君與將者不可不臧其謀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經常也。如中庸九經之經。校與較同。考也。索。曲求也。言行兵之事。是故為主將者。宜常以五事為用兵之本。然又非徒經於事之跡。復為出計以相考。校必欲得其勝負之情焉。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道。天地將法。此五事之目也。惟有道可以伐無道。故居首焉。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居一焉。得地者昌。失

地者危故居三焉將得其人者勝非其人者敗故居
四焉法行則士卒用命法壅則三軍離散有善將則
一有善法故居五焉○張預曰恩信使民上順天時下
知地利委任賢能節制嚴明此之謂五事也○王皙
曰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二者
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
所次此之謂矣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道者仁義禮樂孝弟忠信之謂為上者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維持之以禮樂教之以孝弟忠信使民知親
其上死其長乃恩義結於平時故與上同心同德上

下一意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雖有危難而不畏
懼此經之以道也昔武王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是與
上同意也紂有臣民億萬離心離德是不與上同意
也令字當重看蓋與上同意共生死不畏危者雖在
民而今之之權則操自上也正與後王孰有道句互
相發明讀者宜細心詳覽蓋道亦有王霸之異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大省刑罰薄稅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此王
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親上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與之生死何畏之有如仁言以入
民心私惠以悅民意厚戰士之家惡有功之賞哀死

而問傷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驩虞喜悅趨事敵愾以進死為樂退生為辱亦與之同死生而不畏危也。孫子之所謂道蓋兼王霸而言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陰陽以天道言如明晦生殺之類。凡星雲風雨之變可以占驗兵家之勝負者皆是也。寒暑以冬夏言如祈寒暑雨之月不宜興師而犯之所謂冬不征北夏不征南者皆是也。時辰日支干制孤虛旺相之屬也。所謂四時無常位五行有更勝者皆是也。蓋天命不可違天理不可逆必敬謹事天隨時宜而遵節制方能克敵矣。此經之以天也。○一說天者順天也。陰陽

者天人向背之屬寒暑者大寒大暑之候順天行誅因二者之宜與不宜不宜興師而犯之為失時反制也。昔歲星在越而吳伐之越卒滅吳福德在燕而秦伐之燕卒亡秦此不順陰陽而致敗也。漢高冒雪討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冒暑征武陵蠻士多疫死此不順寒暑而受害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太白

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公孫曰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遠近以里言險易以勢言廣狹以形言死生以機言地遠宜緩地近宜速地險宜用步地易宜用騎地廣宜用衆地狹宜用寡死地宜戰生地宜守此八者經之以地也。一說地者非徒遠近險易趨生避死之法也。如秦欲伐蜀苦道不通乃設石牛置金其後佯言牛能糞金以遺蜀蜀令五丁開路取之因滅蜀吳璘於平地縱橫鑿渠連綿如網使金人騎兵不得入宋太祖先取其澤路以通兩淮咽喉次取淮南以通

兩淮門戶昔所謂地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達人之情見事之微詐不能惑讒不能入應變無常轉禍為福此將之智也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賞不私親罰不避貴政無一二誠能服衆此將之信也知人饑渴同人勞苦問病咸容撫傷出涕待下有恩愛恤士卒此將之仁也見機則發遇敵則鬪陷陣必入被圍必出雖危不懼雖敗不挫此將之勇也軍政整齊號令如一三軍畏將而不畏敵奉令而不奉詔可望而不可近可殺而不可敗此將之嚴也凡此五德為將者宜全備焉此經之以將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古制軍之法。五人爲伍。五十人爲隊。一隊爲曲。一曲爲官。二官爲部。一部爲校。曲制官道。蓋言其伍法也。用兵以伍法爲先。計彼我所。主用之法。而勝負自見矣。○張賁曰。部曲有制。分官有道。使各主其用。而不失其義。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開闔。糧餉錙重。各有道徑也。王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其說雖未必皆合乎孫子之意。要亦不失爲行兵之事。故併存之。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凡此五者。爲將之人。莫不聞其事。知其情。然貴乎實。有知察之明。方得萬全之勝。否則不勝矣。故當校量。以千計。而搜索彼我之情耳。

曰。王孰有道。

言兩國之主。誰爲有道。有道者勝。無道者敗。若漢高入關。秋毫無犯。秦人大喜。項羽入關。殺子嬰。燒宮室。掠婦女寶貨。秦人大失望。此漢高所以終勝。而項羽所以終敗也。○一說。不可以二國向背之民心。而觀其王之孰爲有道。講果爾。是軍形篇稱銖稱鎰之說。

非此處正解也。當云五事固首重道矣。然是道也。孰
之有要。握之有機。茲操術始能令此道實有於我
下。六句做此。如此講方是校計索情。將孰有能。

兩國之將誰為有五德之能。有能者勝。不能者敗。漢
王闔魏大將柏直之名。曰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
是也。以有能而當無能。則如孫臏之算。龐涓孔明之
取。孟獲有勝而無敗也。以無能而當有能。則如龍且
之遭。韓信趙括之遇。白起有敗而無勝也。然則勝敗
之大機。又豈有不在主帥一人之身乎。

天地孰得。

兩國天時地利誰得。得天時地利者勝。失天時地利
者敗。若曹操盛冬伐吳。是失天時者也。慕容超不據
大峴山。是失地利者也。○一說國無災變。福星所守
是謂得天。居國上流。形勢險固。是謂得地。

法令孰行。

兩國法度號令誰行。法令行者勝。法令不行者敗。若
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之類。是法令行也。若吏卒
縱橫不用將命。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是法令不行也。
唐李靖對太宗曰。臣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
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
夫魏絳穰苴。初命為將。當時國家威令不行。上下懈

怠此揚干莊賈。一不遵法而魏絳獲首輒斬之。蓋不知是則法令不行軍不齊。何以取勝。李靖為將日久。法令素行。上下相得。亦奚用殺哉。楊干悼王弟特斬其僕耳。○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杜牧曰。懸法設禁。貴賤如一。

兵衆孰強

兩國兵衆誰強。兵衆強者勝。兵衆弱者敗。若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二萬。以服鄰敵。此兵衆強而勝者也。

士卒孰練

兩國士卒誰為練習之精。士卒練習者勝。士卒不練習者敗。辨旌旗。審金鼓。明開闔。知進退。閑馳逐。便子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賞罰孰明

兩國賞功罰罪。誰明賞罰。明者勝。賞罰不明者敗。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印不能與卒。以取敗。此賞不明也。漢元帝知弘恭石顯逼殺蕭望之而不能正其罪。是罰不明也。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

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予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此光弼之賞罰明也。○按舊說上文為七計。愚謂曰強曰練曰明。非行軍有法者不能。孫子必詳而言。欲以示人耳。豈五事之外。而別有七計邪。吾以此知勝負矣。

吾以此七計校量比度之。則先知彼我之勝負矣。○一說言以五事相校量如此。則孰勝孰負。可得而定之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雷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聽從也。雷委任也。二將存對君指大將而言。對將指偏裨而言。蓋其時闡閭行軍。多自為將。故有此說也。

人君與大將定計於廟堂之上。然後方簡擇諸將以充其任。若聽信吾計畫用之而戰。必能取勝。則雷而任之。若不聽信吾計畫用之而戰。必然取敗。則除而去之。不在也。昔馬謖違諸葛亮節度。亮斬之。是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也。○張預註將字作平聲。讀謂將者語辭也。解作孫子以此激吳主而求用言。吳王將聽我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雷此矣。將不聽我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此非忠厚之心。恐失孫子本意。孫子作此書。將欲傳之後世。為眾人法耳。不應中間用此數語。解激吳主而求用。是亦何等心哉。故予直取張賁註而不取預言。

也。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計在內者勢在外者佐助之也。此言以五事計之於我則大經已立無不利矣。求之諸將而又皆足以聽其任用。然徒恃計與將而遂與敵接戰以取勝於鋒鏑之間則亦不可。又必設為形勢於外以為七計之助三者皆備然後可以言戰。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夫勢者不可以預定也。必因其所利而制宜反常而應變此權謀之道也。如韓信知趙主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

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入持一赤幟莫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白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兵者詭道也。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也。如樂枝曳柴揚塵孫臏令軍減竈田單神師火牛韓信囊沙壅水皆用詭道以取勝也。已下十四事亦皆詭道即因利制權之法也。故能而示之不能。故將本能而示敵以不能是以怯詭之也。昔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孫子直解 卷之一
諫者死。堅壁。置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闕與。離城五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闕與而還。此初示以不能。而後取勝也。漢高至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馬。使者皆言易擊。獨劉敬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其所長。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漢王不從。見圍於白登。此匈奴示人以不能也。

本用其人而示敵以不用。或欲戰而示之以守。欲用騎而示之以步。欲用奇而示之以正。欲水攻而示之以車馬。用陸取而示之以舟梁。凡此皆用而詭之以棄也。如呂蒙詐稱病。孫權靈檄取回。以陸遜代之。陰遣蒙圖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趙括。鮮卑犯塞。段熲率兵赴之。恐賊驚去。復使驛騎詐齎擊書。召熲。熲於道偽遁。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此段熲示人以不用也。段熲字紀明。

近而示之遠。

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是以地里詭之也。如利

在速攻反築室反耕屯示若閑緩聞敵無備倍道兼
行此以日期詭之也如漢將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
渡沔以破秦豐狄青按兵止營使令軍士休息十日
賊覘報未進軍青次晨率部馳一日一夜擊破儂督
高是也
遠而示之近

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又如利在持久反急治
攻具虛揚聲勢若日夕且至之狀使敵日夜守備不
得休息吾則練士秣馬養威積氣聞敵懈怠偃旗息
鼓疾趨而去此皆以近詭之也如王臯討李希烈見
其立柵蒙山阻險聲言回取蘄州希烈率艦相持臯

密令步卒乘流破蒙山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
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陽以水壅渡河襲破
魏兵是也

利而誘之

示以小利誘彼之來或利之以弱卒而誘之擊利之
以輜重而誘之乘利之以地而誘之深入利之以城
而誘之悉攻利之以小勝而誘之以驕惰此皆以利
詭之也如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
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丁裴為渭南令見
曹操被馬超追恐乃放牛羊以誘超軍漢師置糗貯
醴下毒其中寇得寨飲食者俱斃是也

亂而取之

亂設計擾亂其軍。或多行間諜以亂其謀。焚蘆破柵以亂其居。焱馳狙擊以亂其陣。偷號變形以亂其營。同服渾旗以亂其衆。皆可乘而取之。此以亂詭也。如謝玄與苻堅夾淝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蕭銑乘勝渡江。委舟而掠。李靖乘其衆亂。悉破之也。焉與赤眉戰。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是也。

實而備之

敵人兵勢既實。則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備之。如行陣堅整。法令嚴明。人馬精壯。糧食豐足。絕無可犯之隙。

者敵之實也。遇此敵者。宜乎自謹烽火。遠斥候。固壘壁。撫士卒。併氣力。密間諜。用心精密。如敵將至。謹以待之。不可一息懈怠。此以守詭也。如趙奢救閼與。厚集其陣。以待秦兵。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而十日。夜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迺勒陣。吳人至。見荆有備。而還。倚相曰。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而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此荆人有備而全。吳人無備而敗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

後為備也。○鄭友賢曰。自能而示之不能。至下十句。俱是詭道也。但以實而備之句。解以彼軍既實。我當預備。強而避之句。解以彼勢若強。我當引避。若然。則是正道。非詭道矣。當解作我軍本虛。反詭以實。而使之備。我勢本弱。反詭以強。而使之避。如祖述居東臺。與西臺。趙將姚豹守久。糧乏。逃以布囊。囊上運積臺上。仍以真米。令卒負之。半途假疲。致賊奪去。驚信其豐飽。遂遁。孔明開門延敵。司馬懿反避之而走。是皆以虛詭實。而弱詭強也。

強而避之。敵勢強盛。則且少避之。如行陣修整。節制嚴明。府庫

充實。士卒習練。威名振著。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者。敵之強也。遇此敵者。宜乎勦兵據險。衛以強弩。或修壘營。稱清野。待饑。俟其氣疲力弱。設奇邀戰。不可坐待其至。而輕與爭鋒。此以遜詭之也。如王霸閉城休王。避周建。蘇茂之鋒。皇甫嵩與張良戰。不克。閉營休王。以觀其變。周亞夫謂楚兵輕剽。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饑疲。出兵擊之。曹操以關公威名震著。議徙許都。以避其銳。李左車計守井陘。以困韓信。張耳是皆以強而避之也。怒而撓之。怒激之。使怒撓。謂沮撓其謀也。或遣人以謾語嘲諷。

之。或因其來使而折辱之。或豎壘以輕之。或肆攻以
凌之。彼不勝其怒。必輕出而自來矣。此因敵將持重
固避不戰。欲以長計相縻者。故以辱詭之也。如隋陳
稜討杜伏威。堅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
姥。稜怒出戰。伏威擊破之。項羽使曹咎守成皐。漢王
挑戰不出。使入辱之。咎怒渡兵汜水。為漢軍所斬。晉
將李嗣源師精騎三千。壓梁壘詭之。其將王景仁大
怒出戰。嗣源擊破之。魏主昶伐吳。戰於江陵。吳將施
績夜遁入城。昶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怒之。績果來
追。為昶伏兵所破。是皆以激怒而撓之也。

甲而驕之。

自處甲屈。以逞敵人之驕縱也。如敵來求索。我姑與
之。敵來嘲謾。我姑受之。敵來挑戰。我退避之。或謬語
以尊奉之。或致物以結納之。此因敵人畏守。圖之而
無其便。特以矜詭之。使彼有驕滿之心。不以為意。
怠而失備。故可襲破之也。如東胡方強。遣使求索。冒
頓千里馬。閼氏冒頓即與之。項復索曰。匈奴有棄地
千餘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再與之。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也。諸言與者。斬之。冒頓上
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為
之備。為其所滅。陸遜欲驕雲長。遺書誇美。深自謙抑。
越子率眾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

所滅馬燧貽書示好田悅以其畏已大喜燧卒破悅
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凡此皆是也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或利之而使其趨或害之而
使其救或形之而使其備令彼疲於奔命不得安佚
是以擾詭之也史思明反郭子儀李光弼擊之子儀
深溝高壘以待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則
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
以出戰遂戰於嘉山大破之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
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

乘以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
軍繼之必大克矣公子光從之楚始病於吳也田豐
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鋒銳分為奇
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擊其
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是也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或以姦人說客構
讒造謗間其君臣散其交接及其將佐去其謀主使
其內相攻伐政令不一是以疑詭之也如項羽使至
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作曰吾以為亞父使
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車與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

是不聽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間趙主曰：廉將軍為
入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
是趙退廉頗而用括。又有兩國相親互相救援亦當
設計離之。如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
今得鄭則歸於晉。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
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人不知我。我不知人。乘敵人之懈怠無備攻而取之。是以暗詭之也。出敵
人之空虛不意擊而破之。是以襲詭之也。則人心震
駭易於散走。倉卒之間不測我之多寡。計不能定。兵
不能集。陣不能整。雖有猛將精卒亦無能禦也。如呂

蒙因關羽撤兵赴樊城而襲取南郡。李愬乘雪夜烽
火不接。人不設備。夜襲之。擒吳元濟。此皆攻其無備
也。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此。衛青夜擊之。至驚潰而
敗。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言上文詭勢襲虛之計。此兵家臨敵制勝之法。皆因
利制權之勢。不可先事而預為傳授者。○一說乃兵
家取勝之訣。最宜隱密。不可先事而泄其謀。傳於敵
間。則敵知備。或以情應我而反襲我之無備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
筭少也。

古者長子師師遣將出兵露布奏捷必告於廟故其
未戰先筭謂之廟筭夫未戰之先於廟堂之上以五
事七計校量之或得八九焉是得筭多而必勝也未
戰之先於廟堂之上以五事七計校量之或得四五
焉是得筭少而不勝也。
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
五事七計得算多者勝算少者不勝而况於五事七
計全無算者乎。

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

吾以此五事七計觀彼我之情則勝與負洞然可見
矣。○按筭即計也正指五事七計言不可別立一意

說恐非孫子本意道天地將法五者治國之常事故
曰經。○王孰有道至賞罰孰明七者制勝之權法故
曰計。下文皆說因利制權之事此孫子始計一篇之
大意。學者不可不察也。

始計篇終

始作造也。廟堂既有戒筭然後計程論費起造戰

終子曰事也。夫師旅之費無窮必不得已而後為之。自
古好兵之國。往往民窮財盡禍生肘腋。不可勝
數。其始皆由不知用兵之害而無以告之者也。
故孫子始計之後。即為會計其所費。開陳利
害之端。惓惓以速勝為勉。久暴為戒。豈非所以

為萬世法。那說者謂作起士氣。使之死戰。但不得已。深入死地。氣衰力竭。作之可也。死戰亦可也。安有出師之初。而即為此計歟。殆非孫子本意明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駒。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孫子言。凡用兵之法。馳騁之車。千駒。一車兩服在前。兩騾在後。凡四馬。故曰駒。以皮縵其輪。籠其轂。而號為革車者。又二千乘。即駒也。古者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計兵車一千駒。重車一千輛。披甲之士。共有一十萬眾也。○按周家井田之制。八家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一十六井也。出戎馬四匹。牛一十二頭。兵車一乘。重車一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止有兵車重車也。兵車一曰小戎。一曰革車。孟子曰。革車三百輛。是革車。即兵車也。詩曰。小戎。伐收。又曰。文茵暢轂。是小戎。即革車也。以之而戰。則曰攻車。其重車。即輜重之車。載衣糧器仗者。下文丘車是也。蓋井田之制。驗丘畝出。平。而駕大車。是以載輜重耳。下營以之為守。故曰守車。未審魏武。杜牧。張預。三家注疏。如何以馳車為戰車。革車為輜車。下文又以馳車為攻城之輕車。丘牛。解為大牛。大車。解為長轂之車。若依此說。則武王革

車三百輛當時止載衣糧器械孟子何必言之太車
作長轂車而小戎文茵暢轂則又皆非也吾意古者
車戰只有革車革車即長轂車也若載衣糧器仗則
有五牛太車止則因用以守別有輕車或馳之以陷
堅陳邀強敵遮走北攻城又別有所謂衝車臨車轄
輻等車乃國家預為之備非出於井田之賦不然革
車千乘既用馬四千匹而馳車又用四千匹丘牛又
將何所用哉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申之奉日
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千里之外以足軍餉饋送糧食內而國家外而軍前

皆有所費接待使命游士皆有所用與夫膠漆所用
之材車申所奉之物計一日之內約費千金之重然
後十萬之師方可得而舉矣膠漆所以治器械也車
甲之奉車申中所用膏油皮線之類也魏武云購賞
猶在外須知千金特舉成數而言其實不止然後者
言師之不易舉也宜速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承上文所言所費之廣如此其用之以戰也貴在速而
必勝若相持日久則鈍吾之兵鋒挫吾之銳氣
說以勝久作句言即勝而久亦不利也攻入之城久
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一說屈對神看蓋兵宜

我謀宜野戰攻城則敵處其逸而我處其勞故我屈而彼伸也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已困矣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日久暴師於外則國家供給費用必不足也若漢武窮兵深討久而不解國用空虛士馬物故中原疲弊後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殲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若夫鈍已之兵鋒挫已之銳氣困吾軍之力盡吾國

之貨以等無益之求則隣國諸侯乘我之疲弊起兵而襲之雖有智謀之士不能保全其終矣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於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隋煬帝好征伐力屈於鴈門挫銳於遼東天下大亂無以救亡當時雖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
故兵聞有以拙而成速勝之功未嘗見巧於用兵者
反失之久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此孫

子專言用兵久則滋費輸運日竭故言巧進不如抽速非為兵可以拙用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夫兵久暴於外而能為國之利者未嘗有也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故為將者不能盡知用兵屈力殫貨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拙速取勝之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入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王皙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

斯建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二載利也百姓虛公

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二載

役丘甸之役也籍召兵之符也言善能用兵者役不

再籍於民謂一舉兵而取勝不可再驗籍而徵兵於

民也糧不二載於國謂一饋糧而即止不可三次取

糧於國也按司馬法八家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民數槩以

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五百一十二家二千八百八十

八人擇七十五人籍於司馬以備征伐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

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在則載焉歸而
 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使取勝。不復歸國
 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
 迎之也。○張預曰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
 則逐之。是不三載也。謂一戰而取。不復三戰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孫子曰。軍
 器用不足。則復取於本國。糧食不足。則掠取於敵人。
 故軍中之食可足而無乏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
 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
 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饑色。故因糧則食可足。○下

說取用於國。謂非本國也。夫本國之用。已見前白費
 千金內。此明是籍役興師後事。言一切器申車騎等
 用皆取辦於敵國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孫子曰。國
 十國家貧困於師旅者。因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
 其百姓皆貧乏矣。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二年之
 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
 有饑色。所齎之物。耗於道路。農夫耕牛。俱失南畝。今
 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
 得不貧乎。自此以下。四節再言上下公私之費。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孫子曰。近師者。

此言不但畿甸之民貧於遠輸。彼近師之地。人多日
久。百貨飲食之物。售賣必貴。故百姓之財。漸至竭盡
而無餘矣。○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
賣。則百姓虛竭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
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
十分其七。
財物空竭。則急迫於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
之數而供役也。民之力已困。國之財已盡。原野之民
家業內虛。度其所費。十分中。公其七分矣。○王皙曰
急者。暴於常賦也。於家者。於民之私家也。按司馬法

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
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言暴師長久。則
丘牛馬匹之屬。必有死壞者。國將復賦。丘甸之役。以
益之。以時月計之。正當百姓財竭之後也。故知財竭
則急於丘役。丘役既急。則貧屢愈甚。而中原內虛矣。
○張預曰。運糧則力竭。輸餉則財殫。○陳皞曰。丘聚
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需。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
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
十分其六。

公家費用之物。車破損而馬罷困。至於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或損壞或遺失。十分中。公其六分矣。冑兜。整今之頭盔也。矢箭也。戟有枝兵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盾一名干。今之長牌也。矛。鈎也。長二丈。櫓。大楫。車上之蔽也。丘牛。古者一丘計一十六井。出牛三頭。大車。即重車。載衣糧器仗之類。張預以破車。罷馬。為攻戰之馳車。以丘牛大車。為載輜重之革車。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秬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有智之將。務取糧食於敵國。食敵人一鍾之粟。比

之運。太者可當吾國之二十鍾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菽。豆。楷也。秬。禾。稔也。所以餵馬者。因敵禾豆成熟。在野而取得。一石。可當吾國之輸輓者。二十石也。古者一斛為一石。今以二斛為一石。秦征匈奴。使天下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通西南夷。千里饋糧。率十餘鍾而致一石。此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秬一石。當吾二十石。孫子提衡而論。太約言是之也。故殺敵者怒也。

故軍士能直前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此言師老而卒不用命。當以此恣使彼氣怒。心貪皆不畏死也。如田單守即墨。乃宣言曰。吾惟恐燕軍之剽所得齊。

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後因火牛之勢。爭奮擊之。遂復齊。七十餘城。

取敵之利者。貨也。使吾士卒爭奮。取敵人之利者。是以貨賂誘之也。如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入焚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十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小。何足介意。眾皆奮踴。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死戰。

所至皆下。遂平蜀。○王皙曰。謂設厚賞耳。若使眾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矣。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故用車與敵人戰。若得車十乘以上。賞我軍之先得車者。而更換我之旌旗。樹於敵人之車上也。言不可徧賞。但賞其倡謀陷陣先獲者。以激勸之耳。○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以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眾。故不能徧賞。但其厚利賞其陷陣先獲者。以勸餘眾。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

破軍皆無功。曰若車不與卒相雜而乘之。必外車而內卒。卒與車不相雜而乘之。必外卒而內車。車雜而乘之。必外車而內卒。卒與車不相雜而乘之。必外卒而內車。

所得之車。可與吾車相雜而乘。令彼車不得相聚。彼卒不得同車。防其變叛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車與卒不相雜而乘之。必外車而內卒。卒與車不相雜而乘之。必外卒而內車。

卒善而養之。

所獲一車。該步卒七十二人。十車共七百二十人。當以恩信撫養之。使不思歸。俾為我用。此言不但當因糧於敵。若得車卒。亦有可因之方也。即因人之車卒。益以見久師之不得已矣。

是謂勝敵而益強。

此所謂取勝於敵。獲車與卒。既為我用。而增已之強也。○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

故兵貴勝不貴久。

故兵貴拙速而勝。不貴巧而曠日持久。以致屈力殫貨。而為他人乘我之弊耳。孫子始終言不利於久。此所以為深。知兵者也。夫遠輸艱難。因糧於敵。一不得已也。士不用命。姑行激勸。二不得已也。車破馬斃。因入兵卒。三不得已也。是皆久師所致。故孫子斷之如此。倘或我欲因糧。而敵人先清其野。則何所掠乎。我欲必戰。敵人高壘。雖激賞。何能為乎。且得人之卒。必如光武。以義兵而臨盜賊。料人本無為惡之心。故能

撫而用之若敵國之卒安得保其無變乎足見久師之無善策也明矣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故知兵之將克敵往返之期皆計定而後出有未易攻者則治兵觀變而已如白起知趙之不可攻寧自刎而不起決不苟從君命以危社稷而害生民也若諸葛亮生則蜀興死則蜀亡郭子儀以一身保天下之安危皆是也

作戰篇終

謀攻第三

謀攻者謀取人之國謀伐人之兵也上篇言作戰欲拙速而取勝不欲巧久而鈍兵挫銳此篇言謀攻欲全爭於天下不欲破人之國毀人之城古人不得已用兵之意於此亦可見矣若以兵攻入者決勝負於鋒刃矢石之下縱能盡殺十日之安能自保其無傷乎以謀攻入者老成持重制勝萬全攻期於無戰戰期於無殺不戰不殺而能自服人者此謀攻所以次作戰也夫作戰之篇其辭憂繼之以謀攻欲以持重為主也火攻之篇其辭危先之以九地欲以死戰為主也

孫子其示入先後貴賤之倫意有在矣此篇始
終以持重萬全為戒畧無一言詭譎之術聖賢
用兵之道不過如此君之用將將之用兵萬全
之理舍孫子其孰能言之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全國謂不戰而敵人來服保全其國也孫子言凡用
兵之法保全人之國為兵之上策若興兵逆戰至於
破人之國又為次之如文主伐崇因壘而降及宋曹
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若劉裕取
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者以謀致勝彼此俱得保全破者則必用戰矣全
入之軍為上破入之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如光
武收銅馬鐵脛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
軍若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
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全入之旅為上破入之旅次之五百人為一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全入之卒為上破入之卒次之百人為一卒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全人之伍為上。破人之伍次之。五人為一伍。○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高。此意以策畧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蓋全敵能益已之強。破敵徒自弊其力。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是故與人百戰而百勝。非所謂善之。又善者也。言數戰而勝。必致殺人傷財。禍國殃身。天理之自然也。如秦之白起。雖戰勝攻取七十餘城。斬首虜四十五萬。其秦卒死者亦過半矣。而不免於杜郵之自刎。韓信雖涉西河。虜魏主。禽夏說。下井陘。斬龍且。而終就雲夢之烹。虞詡長朝歌。濫殺賊眾數百。而家門不增一

口。李廣守隴西。誘殺降羌八百。而終身不得封侯。若再世為將之趙括。三世為將之王離。或報於其身。或報於其子孫。夫好生惡殺。福善禍淫。天理之不爽也。其為將者庸可忽乎。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兵相接曰戰。不與人戰而屈服敵人之兵。乃為善之善者也。如故迷者陳利害以曉之。來降者布恩信以結之。詐誤者明大義以懼之。震恐者揚威聲以奪之。或用辯士以下之。或用奇計以誘之。或堅壁清野以待其衰。或奪隘守險以絕其救。或以夷狄而攻夷狄。或以盜賊而擒盜賊。此不戰而屈人兵之類也。如

魏太祖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遣徐晃攻之。晃以飛矢射入城中。爲陳成敗。範悔而降。此陳利害。而屈人之兵也。絳郡賊柴保昌。有衆八萬。煬帝令樊子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戰。有來歸首者。不問多寡。必執之。由是莫敢降。賊徒日盛。連年不寇。煬帝乃令李淵伐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輩本無逆心。從以政令嚴酷。懼死爲盜耳。前後來降者。皆爲樊所殺。窮無所歸。今唐公與人無隔。恩義如此。我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他郡。此以恩信而屈人之兵也。朱泚。朱滔。王武俊。

聯兵反。李抱真先遣門客賈林。以天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滔。俊雖許之。然尚猶預。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於天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抱真武俊涕泗交下。感動左右。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兄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朱滔。此李抱真以大義而屈人之兵也。七國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從之。吳方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堅壁而守。不出。使輕騎絕吳楚兵。

後食道吳楚饑乃引去此以堅壁而屈人之兵也。毋
丘儉反以文欽在外為遊兵。司馬懿將兵五萬渡淮
討之。使一軍從安風津據壽春。一軍出譙宋絕其歸
路。一軍據南頓以待之。皆堅壁勿戰。欲進不得。聞退
恐見襲。計窮不知所出。棄衆宵遁。懿追斬之。此以守
險而屈人之兵也。班超在西域謂羗人曰。犯法者能
相斬。捕除罪。斬太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
十五萬。下豪二萬。木男三千。女子若小千錢。又以其
所捕妻子財物與之。此以夷狄而攻夷狄也。張步蘇
茂反。光武遣使告步茂曰。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
遂斬茂詣軍門降。此以盜賊而攻盜賊也。

故上兵伐謀

故上兵伐人之謀。言破其謀而降其軍。不必與之戰
也。○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王皙曰。以智謀
屈人。最為上。○張預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
奇策秘筭。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孟氏曰。九攻九
拒。是其謀也。伐謀之事。不正於一。或敵人將謀伐我。
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伐我。如晉使范昭往觀齊
政。晏嬰破其謀於樽俎之間。而晉不敢加兵於齊也。
李密知王世充享士。欲乘月晦襲倉城。屯兵待之。而
世充果不得勝。如煬帝為突厥所圍。唐太宗多張旌
旗。綿亘數十里。夜則鉦鼓相應。突厥候騎驚報大軍

至矣。解圍而公。此皆伐謀也。

其次伐交

其次者。剪其羽翼。以孤其勢。伐人之交也。即下文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之意。如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如蘇秦約六國不事秦。秦人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隋何於黥布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司馬懿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圖之。許割江南以封權。曹操從之。使入密言于權。權使陸遜斬羽。此皆伐交之道。

其次伐兵

又其次者。則以己之兵伐人之兵。謂嚴隊在利器械。或致之來。而與之戰。或能出其不意。而掩襲之。抑亦可以為次矣。○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其下攻城

其兵之最下者。既不能使之屈。又不能使之戰。徒頓兵於堅城之下。務為攻取而已。故攻城為兵家之下計。下文乃言其害也。上策以文。中策以武。下策以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為出於不得已焉耳。

修櫓輶輻具器械三月而後成。此言不修器械而
 修治也。櫓者大楮也。輶輻四輪之車。即輶牀也。排大
 木為之。下容數十人。上蒙以皮。覆之以土。使不右不
 能傷也。具備也。器械者。總攻城之備而言。衝車。臨車。
 鉤車。飛樓。雲梯。蝦蟇。木蟬。合車。孤鹿車。影車。高陣車。
 其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之類。皆在其中也。言修
 櫓與攻城之車。具合用之器械。大約三月而後能成
 就。
 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距。相拒守也。闔。土山。今之所謂壘道也。積土為山。以
 臨敵城。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

城。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為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怒。不待攻城器具。使士
 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也。士卒為城上敵人。所殺
 三分中。去其一分。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災
 也。拔者。攻而舉之。如拔木然。如後魏太武攻宋。臧質
 于肝胎。太武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太武大怒。命
 士卒肉薄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屍與
 城平。而城不拔。質復殺其高梁王。死者過半。乃解而
 退。此太武為攻城而敗也。

孫子兵法卷之一
三十五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故善用兵者以計屈服敵人之兵而非用戰也。謂或破其謀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不用戰而服之。如韓信既破趙遂欲攻燕伐齊問計於李左車。左車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勢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方今為將軍計莫若按甲

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然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莫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也。加田穰苴明泠令撫士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也。又如王霸以周建蘇茂客兵遠來欲微一勝閉營休士而茂建自斃是也。

拔入之城而非攻也。

拔取人之城必以計而不事戰攻之力。假歲月之久

以傷殘士卒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如慕容恪攻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急。若彼我勢均。而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但恐傷吾士卒。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及耕。嚴固圍壘。終克段龕於廣固。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皆兵不血刃。而得萬全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不失其機。如摧枯拉朽之易。○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如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全爭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則士不傷。不攻而拔人之城。則力不屈。不久而毀人之國。則財不費。必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兵不頓。壞而利可以全收。此乃謀攻之法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一說頓。陳也。言無俟陳兵。而敵人軍國之利全歸之於我也。○又說頓。挫也。鈍也。觀漢書。世亦不頓。買誼。賊鏖。鏖為頓。則讀作鈍亦通。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故用兵之法。吾軍十倍於敵。則可四面合圍。絕其糧。援使敵不能逃。逸必自下也。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如此。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如曹操因呂布敗走。下邳掘塹圍之。引穀泗水灌城。布困而降。是也。

五則攻之。

吾軍五倍於敵。則可驚前揜後。衝東擊西。而攻取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陳皞曰。此獨說攻城也。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倍則分之。

吾軍加倍於敵。則可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或襲之於左。或掩之於右也。○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一敵二。則當取已之一。或趨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眾寡。每陣皆有奇正。非待入眾。然後能設奇。如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生。况於其他哉。

敵則能戰之。

若彼我勢相敵。則當變化奇正。用已所能而戰之。

何氏曰敵言等也。能善也。制陣有法。奇正相生。或致之來。或邀之險。或掩其不備。或擊其驚亂之類。是謂能戰。若致死爭鋒。不可以言能也。

少則能逃之。逃今本誤作守。

我軍少於敵。則當盡其能忍之心。且暫逃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銳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饑。雖少亦可與眾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曹操八十萬。光武以數千人破王尋四十二萬。謝玄以八萬破苻堅一百萬。曹操以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

十萬。何必逃哉。○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陳暉曰。此非說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耻也。○賈林曰。彼眾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不若則能避之。

若我軍勢力交接。不如敵人。則能引而避之。以伺其便。不若者。強弱勞逸。饑飽治亂。不敵也。如少延緩。不避恐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而圍我。則欲去不復可得也。○蕭吉曰。雖逃避。亦有其道。或保險據隘。或

孫子兵法卷之十一 地形第十一

詭情匿形。或假借聲勢。使敵莫測。不敢迫追。雖有退計。而無退志。雖有弱勢。而無敗形。此方為善。始非急走之謂也。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小敵不量已之力。不能逃。不能避。而堅與入戰。則必為大敵之所擒。如李陵之降於匈奴是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致敗。如息侯之屈於鄭伯是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夫將者。國家之輔佐也。輔佐之謀周密。敵人故不能窺。則其國必然盛強。如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李勣守并州。而太宗以為賢於長城是也。輔佐之謀。一有罅隙。敵人乘釁而入。則其國必然衰弱。如樂毅見疑於燕。而田單得復齊城。解律光見疑於齊。而周師得入鄴都是也。輔者。車之兩傍夾木也。○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按此節承上文以起下文之意。言國有賢將者。如車之有輔。無賢將者。如車之失其輔也。國之強弱。惟繫於將。則將軍闔

外之權不可以不重而人君委任之意不可以不專矣。蓋用兵之道固貴於全爭。然守全爭之策者實有似於保身之謀。孫子既序全爭之意而必歸重於將。并及於君。一則欲為將者必守全爭之策。毋以君命而苟從。二則欲為君者必聽持重之言。毋求必勝而中御之也。如李牧趙充國真可為老成持重之將也。守邊屯由之策誠全爭之策也。趙主漢宣如何其誦責之耶。孫子之言於是驗矣。

故軍之所以患於君新本誤以君字在上

故軍之所以見害於國君專制者殆有三事可指也。○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任非其人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不可以進。如彼已未知天地未得。眾寡相懸。強弱不敵之類也。謂之猶言命之也。不可以退。如出萬全之謀。收一舉之利。乘三軍之怒。值千載一時之類也。縻御也。絆也。猶駕御縻絆。使不得馳騁自由也。此言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此一患也。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必令決戰。如安祿山反。唐玄宗遣使促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官軍據潼關之險。利在堅守。賊勢日蹙。將有

內變請少待之。楊國忠以其逗遛。屢遣中使促之。翰不得已。引兵出關。卒陷於賊。如宋岳飛。兵已向汴。秦檜從中制之。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乃為汪黃二相所制。怏怏而死。是也。○一說是將不知非君也。如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軍事。凡軍中曲節號令。賞罰之事也。又說即校計。索情之事。同參與之也。凡事一出於將。則人耳有常聞。自有常見。心有常守。而易於指使也。人君不知軍事。何物而強欲同之。則軍士迷惑。而莫知所從矣。此二

患也。如左傳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以偏師先進。為楚所敗。裴度奏去監軍。而平蔡州是也。○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汰令。自有軍容。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兵以詐也。○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權者。攻戰之變術。即因利制權之權也。呼吸之間。十步之內。其變不定。隨時制宜。在將之心而已。人君不

知緩急之宜，適度而節制之。或使不知者同之，則軍士疑貳而不信矣。此三患也。蓋人君之職，當修德行，政求賢任人而已。而將受閫外之寄，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務在必勝。人君豈可以己意而縻之？漢唐多以中官為監軍，其縻軍之患正如此。○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其非人，則舉措失所，三軍覆敗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三軍之衆既惑且疑，則諸侯窺之，乘其釁隙而攻伐之，難

必至矣。是謂自亂其軍而引敵人之勝我也。亂疑惑擾亂也。曹操曰：引奪也。如李光弼復懷州，史思明來救，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時魚朝恩監軍，以為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肅宗不聽，遣使者督戰。光弼不得已，出師次北邙，伏兵發，王師大潰。懷州復陷。此唐自亂光弼之軍而引思明來勝我也。

故知勝有五

故知勝之道有五。知勝謂未戰可下，其必勝也。此因上交而推廣之，以盡全爭之法，其目在下。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孫子正解 卷之一
明大小之分識進退之節知可以與敵戰或不可以與敵戰者勝如吳起所謂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是也蓋敵有強弱時有可否如廉頗拒秦白起挑戰而頗不出韓信攻趙破趙而後會食頗非拙於戰而信非巧於攻也司馬懿討孟達於上庸征公孫淵於遼東長驅徑擣所向必克及與孔明對壘渭南相持百餘日辱以巾幗而終不出懿非勇於前而怯於後也審敵之強弱因時制宜此所以為良將而能制勝於人也
識眾寡之用者勝
明十圍五攻之法識敵人虛實之形或當用眾或當

用寡者勝用眾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始皇欲代楚王剪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以為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楚大敗而還如剪言竟滅楚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上下之心同欲者勝所謂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者是也若人人欲戰豈有不勝者哉如郭子儀李光弼忘其私忿以忠義相勉而訖平巨盜如李廣不聽衛青節制而失道後期先穀不用荀林父之命而喪師於邲是也
以虞待不虞者勝
虞戒備也以有備虞而待敵人之無備虞者勝此先

守已而後攻入也。若是者，萬無一失，世之庸將，但伺
人之不虞，而不知已之無備者多矣。如趙奢厚集其
陣，以待秦兵，孫臏設伏，以待龐涓，是也。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軍之出，必由君命，而君不御，則
御如御車之御，言左右之也。大將有能，而國君不制，
御者勝。如夏侯敦有大帥之畧，而曹操假以節度，便
宜從事，是也。若夫將師不能，人君必當授以成筭，如
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致勝，違命者率多
毀失。齊神武任用將師出討，奉行方畧，固不克捷，漢
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能，又安得不御之
耳。○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

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王皙曰：君
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入，固
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以
一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
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效安不與。○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古言：秦皇曰：吾士無可貴者，
此上五者，皆知其必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
故曰：知彼之虛實，或可擊，或不可擊。知已之強弱，或
可擊，或不可擊。雖與入百戰，而不致於危殆。如司馬
懿與諸葛孔明對壘，終不與之戰，是能知彼知已者。

也。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自己勢力強弱。若與人戰。

或偶爾一勝。或偶爾一敗。若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

雖僻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未

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百萬。太

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

但知己之強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不知彼之虛實。又不知自己勢力之強弱。每與人戰。必皆敗北。

孫子終

孫武子直解卷之二

孫子曰。黃帝之書。堯舜之法。皆不可及。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軍形第四

形者。情之著也。勝敗之徵也。見其形。則得其情。

得其情。則得其所以制之之法。然兵之有形。猶

物之有影。虛實之可見。猶影之邪正難逃。惟先

內自治。而深秘之。然後徐觀密察。敵人之形。而

巧乘之。斯為用兵之善者矣。孫子以此篇次於

謀攻之後。何也。蓋謀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用

兵之道形與勢最爲首務。故以軍形次謀攻。而
兵勢次軍形。軍形之義專以自固立言。若以詐
形反示敵人而誤之者。則詭譎之計。虛實以後
之事故。至虛實篇而後發之。此亦序次之所在
也。但人之性質相越。智者深潛沉默。望之如神
仙鬼魅之不可測。愚者輕浮淺露。視之如見其
肺腑。形固在乎人之所爲者。古人有言兵法非
其人不能傳。非不欲傳也。至妙之理。父不能傳之
子。口不能諭之心。聰明睿智存乎其人而已矣。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孫子言古昔大將之善戰者。自己預爲不可勝之形。

以待敵人可勝之形。然後從而乘之。如趙奢厚集其
陣。以待秦兵。又先拒北山。以待其來而勝之。如李牧
之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設奇陣。大破匈
奴十萬餘衆是也。有敗於先者。固不可勝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承上文言不可勝在脩己。有預備之方。其可勝在敵
有乘虛之隙。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將之善戰者能爲自己不可勝之形。所謂修整軍
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不能使敵人
之必可以勝者。謂敵人無形可窺。無虛可乘。則我雖

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梅堯臣曰在已故能為在敵故無必。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此引古語以明之言自已有制勝之形故可知敵人

無可乘之形故不可為也。○一說逸而勞之親而離

之豈非可為乎。如有楚子之暗囊在之貪而後吳人

不亟肆以疲之有項羽之暴范增之隘而後陳平得以

間之使其主明將賢如光武者則終不可為也。

不可勝者守也

言見敵人無可乘之形不可以勝且守以待之。○一

說敵人不可勝我者以我能守也。我可以勝敵者以

我能攻敵也

可勝者攻也

敵人有可勝之形則出奇攻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力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

以攻者謂勝敵之力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

不與之戰非萬全不與之聞也。○唐太宗乃云守法

示敵以不足攻法示敵以有餘雖與兵法暗合然亦

非此處正解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善能守者韜形晦迹如藏匿於九地之下言隱之深

而不可知也。善能攻者，勢迅聲烈，如動作於九夫之上。言來之速而不可備也。九地喻其深，九夫喻其高。尉繚子曰：若邃於天，若秘於地，是也。○一說兵法原，有九夫九地等位，此皆為將者所當知。如張子房曰：九天之上，利以陳兵；九地之下，利以伏藏。非譬喻也。而李筌引天一道，申經為解，則謬之更甚矣。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守則固，故能自保；攻則取，故能全勝。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此言識貴於燭隱，謀貴於未萌。若勝同於常人，不為之智將耳。故見吾已勝之形，不外衆人之所知，非所

謂善之善者也。衆人但知破軍殺將之勝，而不知所以制勝之道，乃為善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與入戰而勝，天下稱之曰善，非所謂善之善者也。天下但稱其智名勇功，而不知其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之道，乃為善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秋毫者，毛至秋而未銳，言至輕而易舉也。日月，言至明而易見也。雷霆，言至大而易聞也。故舉秋毫之末，不為之多力；見日月，不為之明目；聞雷霆，不為之聰。

耳引此二者以喻衆人之見勝天下之稱善者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勝敵雖一然有難勝有易勝易勝者見微察隱破於未著也若交兵接刃以力制敵則難勝也古人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而不勝於難勝耳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故善戰者之取勝也無智名之可稱無勇功之可見謂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故天下不稱料敵制勝之智衆人不見塞旗斬將之功也

故其戰勝不忒

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能見於未形察於未

萌故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曰無正曰無

措置也言戰勝不差忒者其所以制勝之道在勝敵人有已敗之形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故將之善戰者自已先立於不可敗之地而不失敵人之可敗者也審法令明賞罰便器械養武勇吾有

不可勝之形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敵人有可勝之形攻而破之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先勝先有勝人之本也求戰亦非遂與敵戰也秣馬

勵兵發號施令方將有事於戰也言以此之故勝兵先有必勝之形然後求與人戰是以必勝也敗兵先與人戰然後求偶爾之勝蓋既無所恃於已又非有算於人是以必敗也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善能用兵者脩治自己不可勝之道保守自己不可勝之法故能為制勝敗敵之政
○一說先修道義以和其眾然後保法令以戢其下使民畏而愛之恩威並用故能為勝敵敗敵之政也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
此先為不可勝之形以待敵之可勝也或戰或守安

營布陣皆要知此

地生度

地謂遠近險易廣狹之形也度有五謂分寸丈尺引也地有遠近險易廣狹之形當以丈尺寸度之此地所以生度也安營布陣要知此如八陣開方之法是也
○一說地字虛看即易地則皆然之地不專倚地形言而地形亦在其內此正是軍形最緊關處若徒解以安營布陣及兵食等為言失其旨矣

度生量

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地既以丈尺寸度其遠近險易廣狹之形而糧餉亦當以斗斛酌量其多少之

用此度所以生量也。或曰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量生數。

數有五。謂一十百千萬也。糧餉既以斗斛酌量其多
少之用。而士卒亦當以千萬計。算其眾寡之數。此量
所以生數也。或曰用機變之數也。

數生稱。

稱有五。銖兩斤鈞石也。士卒既以千萬計算其眾寡
之數。而力亦當以鈞石稱較其輕重之分。此數所以
生稱也。或曰稱較彼我之勝負也。正謂八十五以
稱生勝。

力既以鈞石稱較其輕重之分。而吾必勝之形從此

而可知也。此稱所以生勝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尉繚子曰。無過於度數。度謂尺寸。數
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
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
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銖輕鎰重。所爭百倍。以
鎰稱銖。易舉也。以銖稱鎰。難舉也。故必勝之兵。若以
重鎰稱輕銖。必敗之兵。若以輕銖稱重鎰。言以有制
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至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其無兩持之理可知此不過舉水之勢極以
鎰稱銖之量而模擬勝兵之形非銖鎰一意而此又
一意也此形字是一章命脉根前地生度地字來但
地者形而非所以形故將外地求形乎見為渺茫而
漫無把握將欲即形為地乎恐所稱因敵變化者又
不若是之泥也形乎形乎其心可得而會口不得而
言者乎八尺曰仞蓋言勝兵而與人戰若決積蓄之
水於千仞之溪者此軍之形也以水之深而不可測
決而不可禦喻善守者韜形晦跡如在九地之下敵
莫測其形及乘人之虛而出其鋒亦莫能當也 終

兵勢第五

勢者排兵布陣有奇有正正兵主於自固奇兵
主於制勝或在正兵之前後左右或就於正兵
之中而變但應敵而出以不遠近先後適中其
節為貴是有勢存焉故猛獸將搏必伏形驚鳥
將擊必斂翼將以用其勢然也乘敵有可破之
勢奮兵擊之如破竹如摧枯拉朽而勢不可遏
故下文以轉圓發機喻其勢之險而不能止也
世人不善讀孫子書每恨其不及於陣法殊不知
此篇皆陣法之要旨誠能以孔明八陣圖參
而推演之古人所秘於千萬世之上者皆得之

矣。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孫子言凡治衆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者。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

而大將總其綱領。偏裨遞相訓練。長伍皆有責成。故

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而益善也。

○一說。總百萬之兵。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

無有不達之情。此治衆如治寡之謂也。分者。所定上

下貴賤之分數者。所稽尺籍伍符之數目也。分數明。

則上下嚴勵。統絕不紊。所御者雖衆。所操者若寡也。

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鬪衆多之兵。如鬪寡少之兵者。形名是也。形。謂旌旗

麾幟之形名。謂金鼓笳笛之名。以其言不相聞也。故

爲之。金鼓笳笛使聽之。而進止。以其視不相見也。故

爲之。旌旗麾幟使視之。而左右。故鬪百萬之衆。與鬪

寡同。此王翦所以用六十萬而勝楚也。○王皙曰。形

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杜牧曰。

旌旗金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鬪衆如鬪寡

也。夫形者。陣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陣間容陣。足

曳白刃。故大陣之中。復有小陣。各戰地分。皆有陣形。

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陣。自有名號。形

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

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言安意赴敵無阻避也。正兵者堂堂正正六伐七伐六步七步各止而齊居奇兵者將所自出爲備爲揚爲伏之兵是也。此兵乍前乍後乍進乍退陣勢步法不拘繩墨奇所以取勝正所以自守有正而無奇則雖整而無功有奇而無正則雖銳而無恃故善戰者或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使敵莫測此吾三軍所以必受敵而無敗也。○王哲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循環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兵之所加如以礪石投鳥卵之易者以我之至實擊彼之至虛也。此喻其洞虛審實故兵之所指敵莫敢櫻其鋒極言其破碎殘滅之易也。兵之實者分數素定形名素習奇正素熟是也。反是則爲虛虛實之不相敵猶石卵之不相當也。○張預曰分數定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用之合也。如長短相參步數相應其行陣務堅密其器仗尚拒禦進不速趨退不踰列但主自守不求勝入此正兵也。若奇兵則布陣取便於

地器械取便於戰。出入緩急取便於時。步騎多寡取便於將。此奇兵也。正兵於敵合戰。堅立不動而前後左右之間。別出奇兵掩擊。以觀其變。敵不能支。或囂或亂。連續併擊而勝之。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如江一作若江。故善出奇兵者無窮如天地之久。不竭如江海之深。既終而復始。如日月之循環。既死而復生。如四時之往來。皆喻出奇之無窮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聲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五者而已。至於五聲之變。耳不可盡聽也。

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色不過青赤黃白黑五者而已。至於五色之變。目不可盡觀也。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味不過辛酸鹹苦甘五者而已。至於五味之變。口不可盡嘗也。引此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戰陣之勢。不過奇與正而已。至於奇正權變之道。不可盡窮究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奇正相生如環之循

轉無有端倪本末孰能窮之哉。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水性柔弱險隘之處激之疾流至於漂轉巨石者而

得其疾速之勢然也。

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鷹鷲之鷲者亦不過一鳥而已擒搏鳥雀之疾必至

於毀骨折翼而墮者由其獵擊厲疾而得遠近之節

然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故善用兵者因物觀理而得其妙所以制陳法必險

其勢而短其節蓋險者峻急之意短者促迫之候險

則氣盛而其發也果固難禦短則力全而其應也速

固勝上勢節泛言奇正之用此則就出奇言下曠

弩發機又險短之喻如麴義破公孫瓚發伏於數十

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

短之義也。

勢如曠弩節如發機

勢如引滿之弩喻其險也節如發動之機喻其短也

機者弩之牙也。

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

紛紛紜紜亂之貌也。使士卒戰鬪似亂而實不可亂者有分數也。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在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擊尾首救擊首尾救豈可敗乎。○下說圓言其形堅完不可破也。非方圓之圓。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亂紛紜渾沌也。治條理整齊也。怯遷延畏縮也。勇驍猛敢鬪也。弱老憊寡劣也。強精壯衆盛也。言真治然後能詐為亂真勇然後能詐為怯真強然後能詐為弱所以見用奇者當有其本也。蓋兵以整齊勇強為本而固詐為不整與怯弱者所以致敵之來也。兵法曰必勝之兵必隱謂先用弱於敵而後與戰譬之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而後能暴故兵家之理每如此耶。○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行伍部曲各有分數治能示之亂也。藏鋒蓄銳不肯輕出勇能示之怯也。卑辭屈己見利不爭強能示之弱也。治而示之亂有分數者能然勇而示之怯識兵勢者能然強而示之弱知軍形者能然如韓信佯棄

孫子 正合 卷之二
旗鼓而示亂。以斬龍且。孫臏令軍減竈而示怯。以破龐涓。匈奴藏匿壯士而示弱。以圍漢高是也。○一說欲治吾之亂。以分數齊之。欲勇吾之怯。以兵勢振之。欲強吾之弱。以軍形作之。○李筌曰。治亂者。數之變。勇怯者。勢之變。強弱者。形之變。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故善能動敵者。示之以形。敵之動作必從於我。或強而示以形之弱。如孫臏減竈是也。或弱而示以形之強。如虞翊增竈是也。動所謂安能動之也。形之于之。正動敵處。從之取之。所謂致入也。于之敵必取之。

子之以詐亂。詐怯。詐弱。之利。敵必來取之。如李牧以不利誘胡人而破之是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以利害動之。以本待之。以利害動之。而誘之來。以本待敵。而使之敗。動之者。引之使來。就吾之勢節也。本謂真治真勇。真強之本。或待之以本騎。或待之以高正。使敵先為不可勝我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久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之必勝。不責於不才之人。故能擇入之才者。而任之以勢。如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淝。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勇而出戰。樂進怯而宜守。權領兵十萬圍合淝。典與遼將數千。

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
權攻城不拔而退此擇人任勢之道也。一說求之於
勢者乘險速進使敵不測不責於人者謂戰得其勢
則怯者亦勇不責備於人力也。擇人者言凡人皆得
各盡其長任勢者言任勢爲戰非選擇人以任勢也
任勢者其戰久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
方則止圓則行。

任勢者其與人戰也。如轉木石然木石之性置之安
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止則止圓斜則行皆自然
之勢也。故兵士甚陷則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
得已則鬪亦自然之勢耳。此明擇人任勢之理也。夫

木石不可以言諭惟因其性而以勢使之故運轉而
去人之動靜行止之性亦猶是也。裁之以勢也惟險
制之以節也惟短不容已之機自在其中矣。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
在險地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昔樂毅藉濟西
一戰能併強齊蓋兵威已成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
刃自解不可止也。

兵勢終

六

以實擊不實者。

一、是謂知微。知微者，知敵之微也。知微者，知敵之虛也。知微者，知敵之實也。知微者，知敵之動也。知微者，知敵之靜也。知微者，知敵之變也。知微者，知敵之常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常也。知微者，知敵之有常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形也。知微者，知敵之有形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名也。知微者，知敵之有名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實也。知微者，知敵之有實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功也。知微者，知敵之功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德也。知微者，知敵之德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怨也。知微者，知敵之怨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愛也。知微者，知敵之愛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懼也。知微者，知敵之懼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死也。知微者，知敵之死也。知微者，知敵之無生也。知微者，知敵之生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存也。知微者，知敵之存也。知微者，知敵之無亡也。知微者，知敵之亡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成也。知微者，知敵之成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敗也。知微者，知敵之敗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得也。知微者，知敵之得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失也。知微者，知敵之失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利也。知微者，知敵之利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害也。知微者，知敵之害也。知微者，知敵之無福也。知微者，知敵之福也。知微者，知敵之無禍也。知微者，知敵之禍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咎也。知微者，知敵之咎也。知微者，知敵之無罪也。知微者，知敵之罪也。知微者，知敵之無過也。知微者，知敵之過也。知微者，知敵之無不及也。知微者，知敵之不及也。知微者，知敵之無及也。知微者，知敵之及也。知微者，知敵之無不也。知微者，知敵之不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有也。知微者，知敵之有也。知微者，知敵之無無也。知微者，知敵之無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有也。知微者，知敵之有也。知微者，知敵之無有也。知微者，知敵之有也。

虛實第六

虛實者，彼我皆有之。我虛則守，我實則攻。敵虛則攻，敵實則備。為將者，要知彼我虛實之情，而為戰守之法耳。故虛實二字，用兵者以之，因形而制勝。醫者以之，視病而投藥。故醫者之於人，診其脈，觀其色，察其聲，問其証，用兵者之於敵，籌之作之，形之角之，所以然者，皆欲求知其虛實而已。不知虛實而用兵，則當備而反攻之，當攻而反守之，欲其不敗，難也。醫者不知虛實而治病，則刺非其處，灸非其穴，泄非其時，補非其侯，欲其不危，難也。但醫者以生人為主，實則治

其標虛則固其本用兵以殺人為主虛則乘之
實則虛之所以異者如此而已約而言之不過
教人變敵之實為虛變己之虛為實讀此篇而
知虛實之義則趨避之方自然得於胸中而用
兵必有道矣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凡先處形勢之地而待敵人之來則有備預故士馬
閑逸而力有餘心神凝定而機可見如趙奢先據北
山以待秦兵之至段昭結陣以待突厥之至是也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後處便利之地而彼已據之我方趨走以戰者則士

馬勞倦而力不足精神失於遑遽如馬搜舍水上山
不下據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一先一後而主客之勢懸絕故善戰者能致敵人之
來而我必不致於人也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如耿
弇多伐樹木揚言填塹以攻臣里致張步之來而破
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以利誘之也如便在我不便在敵
幸其來而固不來者當以利誘之也若李牧佯北以
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願愛也。若便キ在敵ニ不便キ在我ニ幸ニ其不來ヲ而彼來者當以計止之。害之之術非如孫臧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是也。故敵佚能勞之。

故敵人本自暇佚我則以事煩之而能使之勞也。下說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如隋伺陳收獲之際聲言掩襲待其聚兵隨乃解甲於是陳人病乏是也。隋陳一國名。

飽能饑之。

敵人本有糧餉而士卒克飽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饑。

也。如焚其積聚芟其棲處絕其糧道毒其水草奪其輜重擾其農時此饑敵也。昔周亞夫絕吳楚糧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欲遮絕韓信輜重白起張二奇兵以劫趙括使內陰相殺食者是也。安能動之。

敵人本欲安守自固我則設計而能使之動也。如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辱之使怒間之使疑屈之使驕利之使趨。此謂安能動之也。昔司馬宣王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陣直指襄平聲言搗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邀之。因縱擊大破其衆更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趙盾遂命二軍皆出與戰之類。

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我兵之出向敵人所不趨之處。我兵之趨。趨敵人所不意之處。此謂掩其空虛。攻其無備。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迥伐蜀。迥以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晝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是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行於虛空之處。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行於無入防守之地也。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入之

地七百里是也。○一說所言無入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不勞苦。如行無入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攻而必取者。攻敵人之所不守也。如示形在東而攻在西。示形在近而攻在遠。誘其前襲其後。昔東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驚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師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眾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是也。自孫武卒至。蘇其東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未嘗舉黃巾。規相韓忠。守而必固者。守敵入之所不攻也。不攻尚守。况其所攻乎。如敵攻其東。我備其西。敵攻其遠。我備其近。昔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西。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是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夫守與攻。皆出敵人臆料之外。所以然者。我能知彼之虛實。彼不知我之虛實也。知彼之虛實者。以形而形之。使彼莫能知我之虛實者。亦以形而誤之耳。惟善於為形。則敵人之攻守。皆聽

於我矣。故曰善能攻者。敵人不知其所守之處。善能守者。敵人不知其所攻之處。守者示敵以不足。攻者示敵以有餘。不足者虛也。有餘者實也。敵人既不能知我虛實之情。是以攻而不知其所守。守而不知其所攻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

微乎微乎者。言其微之又微也。神乎神乎者。言其神之又神也。攻守之術。微妙難窺。神密難應。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司於我也。如移軍則滅竄。合營則偃旗。是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兵進而敵不可禦者衝擊敵人之虛也。衝其虛敵豈能禦我哉。獲利而退而敵人不可以追我者由我兵行之速而不可及也。退必速敵豈能追我哉。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故我欲與之戰敵人雖高壘深溝而固守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顧愛而必救者也。必救者如腹心主君所在巢穴妻子所居或所恃以為救援或所依以為唇齒或咽喉往來之路或所仰給之野或所積聚

之城或糧餉所由之道皆是也。若此者不得不引兵迎我雖欲為守計難矣。如司馬宣王討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我不欲與彼戰雖畫地而守之而無城廓營柵之固似於易攻敵人不得與我戰者設權變以疑之。乖謬敵人所往之路也。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

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探軍且戰且卻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主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其所以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故示奇正之形於人而我實無形使敵窺之則我之力專而敵必分力以備我也形人是虛張掩襲埋伏之形使敵多防多備也如古人疏旗揚塵結草列炬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皆形人之術也無形是秘其形不露使敵人但疑我掩攻之形

而不測我嘯聚之意也敵形既見我乃合眾以臨敵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備我此我專而敵分之說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

我見敵之形則我專而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是我之兵雖一而勢若十猶以十分之力攻敵之一分也則我兵專一雖少而若眾敵兵分散雖眾而若寡矣

能以眾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能以我專一之眾擊敵人分散之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用力約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

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吾所與戰之地使敵不可知者以其無形故也無形故不知我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則敵分兵以備我者多敵既分兵以備我者多則吾所與接戰之地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入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故防備其前則在後之兵必少防備其後則在前之兵必少防備其左則在右之兵必少防備其右則在左之兵必少左右前後無處不備則無處不兵少也兵所以少者爲勢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勢

專而使入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故爲將者知與敵會戰之地又知其會戰之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隔絕千里之遠亦可與敵會戰相應而不失也若孫臏知龐涓日暮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齊發涓乃自刎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不知與敵會戰於何地。又不知會戰於何日。倉卒遇敵。則無備矣。故左不能救其右。右不能救其左。前不能救其後。後不能救其前。而况遠者相去數十里。近者相去數里乎。○一說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數十里之間也。如符堅伐晉。至淝水。遠不能攻。梁成於洛澗。近不能救。符融於陣前。劉昭烈伐吳。連營七百餘里。陸遜以火攻之。拔四十餘營。此皆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左右前後。不能救援而敗者也。
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吳一作吾。言以吳之兵度越之兵。其數雖多。紛然無知。亦何益

於取勝哉。按史記越殺吳王闔閭子。夫差日夜治兵。以圖報越。越王不知其計。而反伐之。敗於夫椒。此可見吳之智矣。孫子取當時本國之事而斷之。以明貴於料敵也。○一說越過也。以吾心度量。兵雖過。入安能知其勝敗乎。
故曰勝可為也。以吳之事觀之。可見兵之制勝。可以自為也。軍形篇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敵之有備者言也。敵若有備。故勝不可為。此曰勝可為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以有為也。今則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取勝在我。故

云可為也。

敵雖眾可使無關。

敵兵雖眾吾可使之無能與我關也。謂分散其勢不

得齊力與我戰耳。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故我據其事理勢力籌策之則知敵人得失之計若

西漢時黥布反高祖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上計

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也。出下計陛下

高枕而卧漢無事也。帝曰何謂上計中計下計對曰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

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

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鄴山之徒

自致萬眾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

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授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繹出何策對曰蕭

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忌遷惡移

當保羅郭必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

得失者多矣。姑記此二事為學者之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牧云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之理。治亂之形作者微以意挑之。以起其端也。挑之而應則為動。挑而不應則為靜。知其動靜則吾之計可止可行。自有所主矣。如吳起云令賊而勇者將輕銳以當敵。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此智將也。慎勿與戰。若其眾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得而獲是也。張預云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

乘晉軍是其動也。諸葛亮遺婦人巾幘之飾以怒司馬懿。懿終不出戰是其靜也。○按作字不止激作敵人。凡有所施為皆作也。故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張賁本為詐之而知動靜之理。謂或誑之以言。或誘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詭道欺之。則敵之動靜可知。夫兩國交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耳。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敵必從我。然後知其所據之地。或死或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進。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形者以我之形示之。所以形彼之形也。得彼之形而觀之。

詐張欲攻之形以觀其有無備防也。有備是其生處。無備是其死處。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幟，遂亂道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追之，侯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爲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知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以銳兵左右角觸之，則知敵人有餘不足之處。春秋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二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

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也。愚謂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四者，出自我者也。得失動靜死生有餘不足八者，應於彼者也。策與作用，謀形與角用兵大抵此篇只說虛實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敵之實也實則備之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敵之虛也虛則擊之。舊注訓作爲激作訓，角爲角量與儒家不同，未知何所出也。

謀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故以兵之虛實形敵。到極致之處，則無形之可測。既無形可測，則雖深於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不能運

其謀矣。

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因敵變動之形。而措置取勝於衆人。衆人所不能知也。然人皆知我所以塞旗斬將勝敵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因敵制勝之形也。蓋以策作形。角之術而施於敵。則敵人之得失動靜。死生虛實。堅羸強弱。治亂之形。無不呈露。我則因其形。而發方畧。因方畧而定節制。使衆人依我之方畧。節制以破之。此因形而措勝於衆之謂也。因形措勝。實察之在自。運之在心。治之在法。豈衆人之智識所能與哉。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故其戰勝之謀。不蹈襲已勝之術。而復用之也。必隨敵之形。出奇應之。而至於無窮也。今四部皆時更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夫兵之形。勢象水之形。兵家虛實奇正。無有一定之形。水流亦無一定之形。故相似焉。夫水之形。避地之高。而趨地之下。兵之形。避敵之實。而擊敵之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五而只。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五而只。水之方圓斜直。因地而制流也。兵之虛實強弱。隨敵而取勝也。下而。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故兵無一定之勢。因敵之虛實而變。水無一定之形。因地之高下而變。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神者其氣貫於心。其氣貫於心則其用兵神妙莫測也。一云神明之將而無常位。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故木火土金水五行迭相刑克。無恒久之勝。謂木勝

火則土衰。火勝則金衰。土勝則水衰。金勝則木衰。水勝

則火衰。豈有一定之勝哉。春夏秋冬四時迭相更代。

無恒久之位。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又復為春。

豈有一定之位哉。日北至則長。日南至則短。月晦而

魄死。月朔而魄生。四者皆喻兵勢之無定也。

虛實篇終

故兵無一之之者... 國地之上下而矣... 能因政變化而取勝者... 用兵之法... 故兵無一之之者... 國地之上下而矣... 能因政變化而取勝者... 用兵之法...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故篇中多以利言。利非貨利之利。乃便利之利。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得不爭也。然人一心馳騫於爭。耽耽逐逐。惟利是見。則其所以自治其身者必疏矣。此人之通患也。故於篇末復有治衆治力治心治氣治變之法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凡用兵之法，爲將者受君命而征討。合一國之軍，聚一國之衆，兩軍交對，和門而止。舍事之難者，莫過於

兩軍之爭利也。軍門為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一云。上下交相和睦。始可出兵為營舍。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軍爭之所以為難者。蓋欲變迂遠之途。詭以為直。轉患害之事。詭以為利耳。出奇勝敵。全在兩軍相爭之間。所以為難。○直道有備。不可以徑取。由於迂遠之途。迂遠之途。有艱難險阻之患。因敵不疑。而反恃以利。此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軍爭而如此者。乃難事也。蓋非有奇計。不能矣。○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入發。先入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者也。

故迂遠其途而去。佯為不知。復誘以小利。使敵貪而不意我進。則我之發行。雖在人後。而我兵之至。常在先矣。此所謂能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之計者也。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發而先至也。故軍爭為利。衆爭為危。○故軍之所爭者。欲以為己之所利也。若敵已據其便利之地。我方舉衆馳往爭之。非惟失利。且致危殆。○說按。部伍而行。則為軍。不按部伍而行。則為羣衆。

而已以軍爭利者或猝然遇敵而戰不可敗故為利
 以衆而爭者遇敵而戰一敗塗地矣故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掄
 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事如符堅以
 百萬衆與晉爭豈得所利哉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
 則輜重皆棄捐矣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
 行與齊爭而敗是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掄
 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以爭利之故甲重行遲故捲之而趨日夜促行不得
 休處兵法師行日二十里一日而馳二日之道日倍

道一人而兼二人之行曰兼行百里之外與人爭利
 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捷者在先疲倦者在後
 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
 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猶有顛蹶上將軍者上軍先
 至故蹶也蓋其法吾軍十分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
 至也蹶敗走而顛躓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三十里外與人爭利則吾軍三分中二分先至一
 分未至也道近則至者多庶無死敗以上皆舉軍爭

利之害也。一說此孫子教人爭利之法言百里爭利者當令最勇者先至罷弱者繼後而行五十里一先往三十里者二之二往觀二段有兩法字可知。按孫子論舉軍爭利有損上將之失者謂不可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也。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哉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乏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觀也。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以此之故軍無輜重之車以載衣甲器械則無以為

戰而覆亡矣無糧食餉軍則饑餒疲困而覆亡矣無委積儲蓄則轉輸不繼而覆亡矣此言委軍而爭利者○按委積二字張預杜牧皆為貨財與儒家不同史記世家云孔子嘗為委吏而會計當詩云有實其積則委積為儲蓄明矣上云無糧食則亡是隨行之糧食也下文無委積則亡是無預備之儲蓄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故為將者不知諸侯之謀不能豫先與之交杜牧曰兩國舉兵而隣之諸侯必有其謀知其所謀則知誰當豫交一說知諸侯之智謀孰勝擇久而與之交也交諸侯者一則恐其為敵之應也二則恐其襲我之

後也。三則恐迂途而行為其阻截不得歸也。四則可以假道也。亦軍爭中事也。與諸侯交者睦鄰之道。先王之法也。何有不可在孫子則為合縱連橫之術。遠交近攻之策。樓諸侯以伐諸侯也。其於詭計則是於道理則非。儒者讀兵書不責其詐謀而責其亂法為此故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勢者不能行軍而與人爭利。勢崇峻者為山。木叢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歸不流者為澤。山川道路之間有無難行之患必知之明。然後迂

直之計得有所裁也。

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

不用彼處鄉人引導者不能得彼處山川險阻道路迂直而處其地之利便也。若吳伐魯邾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故兵以詭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以因敵之利始動而取勝也。以分而合合而分為變化之道。詐者使敵莫測我虛實之形而立我之本也。利者見敵之虛而動以乘其利也。分合者或分或合變奇為正變正為奇而因以制敵也。以下言軍爭之法。

故其疾如風

故敵當速乘之。我軍疾行如飄風之迅，恐搔其不備。使所向披靡，李筮作進退講言，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其徐如林

敵未有可乘之勢，宜徐而進行，列森然如林之不亂也。周征玁狁，師行盡舍而止是也。

侵掠如火

侵掠敵境如猛火之燎原而無遺草也。一說如成湯平昆吾夏桀，伐韋伐顧如火烈烈，莫我敢遏是也。

不動如山

不動者陣堅不可撼而持重也。持重之時如山之不移。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雷二十八日不行是也。○愚按張賁注本此句在難知如陰之下。動如雷震之上。

難知如陰

我之虛實動靜使敵難知。如陰雲蔽天，日月星辰莫得而覩。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柁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

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避。如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

發萬人拒北山而勝秦是也。風火雷震以用奇而言分也。山林難知以用正而言合也。奇正分合為變化如此。

掠鄉分衆不與衆俱出

掠取鄉野村落之糧則當分吾兵衆而往後篇掠於饒野三軍足食是也。○一說掠鄉中所得之物則分

與衆人

廓地分利官與民共之

空廓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不使敵人得之或曰開拓土地則分與有功者。一云廓視地形以分敵人要害之利。

懸權而動

凡此皆如懸稱錘於衡之上稱量敵勢之輕重虛實然後舉動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先知以迂為直以直為迂之計者乃能隨時制宜以取勝此所謂軍爭之法也。反觀逆料是謂迂直之計。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軍政軍之舊典兵多地廣言不能相聞也故設金鼓之聲使三軍聞之而進止視不能相見也故立旌旗之形使三軍視之而開合夫金鼓旌旗四者所以齊

一衆人之耳自也。而聞令夫金鼓者。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又軍之書典。其多此類。言不盡。然則此法。夫衆人耳自既專。則勇銳者不得獨自前進。怯弱者不得獨自後退。此所謂用衆之法也。吳起與秦戰。材士不勝。其勇前獲。獲首起。以非吾之號令。乃斬之。此勇者不得獨進也。蓋士卒專心一意。惟在金鼓。旌旗之號。當進皆進。當退皆退。當左皆左。當右皆右。人力齊而易為勝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與敵人遇。夜而戰則多用火鼓。遇晝而戰則多用旌

旗。鼓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火與旌旗所以變亂敵人之目。使敵莫測吾衆寡虛實也。昔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陸遂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燃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威官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官因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

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三軍之衆吾可以奪其氣三軍之將吾可以奪其心。氣者三軍之衆所持而戰也。彼既奪其氣豈能與我戰。心者三軍之將所主而謀也。彼既奪其心豈能爲之謀。○春秋時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氣竭我氣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誑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

八百人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一將。自旦戰至日中身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宇文憲阻水爲陳以拒齊領軍段暢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憲曰我齊主也。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然必能守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可以奪彼之氣也能養吾之心使閑靜而不亂然後可以奪彼之心也。氣奪則怯於闘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闘上者不能謀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是故敵人早朝初至其氣必盛陳兵至中午則人力困倦而氣亦怠惰待至日暮人心思歸其氣益衰善能用兵者敵之氣銳則避之敵氣惰歸則擊之此所以謂善治己之氣而奪人之氣者也夫氣者三軍之所持而戰者也我之氣盛則可以勝敵彼之氣衰則為我所勝敵人初來新氣必盛我且避之又當治我之氣而不使少衰待敵氣之惰歸而擊之則無往而不勝矣○一說朝氣喻其始至晝氣喻其中衰暮氣喻其困倦○成吉思汗文意則不特朝氣暮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論心之善能治以己之治待敵之亂以己之靜待敵之譁此善能治

已之心而奪敵人之心者也心者一身之主心安則治心定則靜若以事撓惑之則亂且譁矣自王將至士卒莫不皆要治其心也行伍整齊號令嚴肅此治而靜也治而靜則心清意閒可以見機可以應變可以鎮物無往而不得心之用也縱橫而無部伍喧囂而無號令此亂而譁也亂而譁則方寸一因之而擾擾矣故治我行伍肅我號令以待敵人亂譁而擊之者是謂之治心也若謝玄待符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亂也張遼靜坐中軍而誅反者以靜待譁也司馬法曰本心固此亦治心之義也而曰敵人之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以已之近待敵之遠來者以已之佚待敵之勞倦者
以已之飽待敵之饑餓者此治已之力而困敵人之
力者也夫力者三軍之所恃而闖者也近佚飽則力
盛強遠勞饑則力疲倦以盛強而擊疲倦此治力之
法也吳起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此以近
待遠者也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
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
心令其眾曰一甄敗鳴二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
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
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
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此以佚待勞者也周亞

夫平七國堅壁拒守絕吳楚糧道待其饑疲出兵擊
之此以飽待饑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勿一作無
正正者旌旗整治也旌旗整治豈可邀之邀之反為
彼所乘堂堂者行陣盛大也行陣盛大豈可擊之擊
之反為彼所勝故正正之旗伺其隙而邀之可也堂
堂之陣候其便而擊之可也此善治變化之道以應
敵人者前篇云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是也治氣治心
治力兵家之常遇正火之兵引而避之則非常理故
曰變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

孫子正角 卷之二
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曰

此本九變篇文脫簡在此下文乃詳辯之

軍爭終

此本九變篇文脫簡在此下文乃詳辯之
軍爭終
此本九變篇文脫簡在此下文乃詳辯之
軍爭終
此本九變篇文脫簡在此下文乃詳辯之
軍爭終

九變第八

九變者用兵之變法有九也凡用兵有常法有變法但知守常而不知臨時應變亦奚益於勝哉此孫子拳拳焉以九變言之也○此篇簡編錯亂前人多因而傳會其說惟張賁已能改而正之其本刊行于世愚十八九歲時遭元季搶攘嘗從先人授讀亡其書四十餘年今尚能記其大畧姑依其次序而直解於下使學者易曉耳愚非敢倣於張賁而逆於牧預諸公也顧其理直與不直耳或者曰有一句解三句何必改正若如此說大學中庸迷于禮記程朱不必表

孫子直解

而出之。尚書武成簡編錯亂蔡氏不必訂而正之。若直依舊說。目下可以欺人。其如識者何。後之君子。宜遊中國。必有得張賁註者。方信吾言之不妄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愚按杜牧張預諸家註。皆以此五者為九變之事。殊不詳。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四句為九地篇文。乃強為之說。曰九變而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畧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者。亦陳其大畧也。又云九變即九地之變。此言誠誤。後學蓋

九變者。用兵之變法。有九也。九地之變者。遇九地而處之。有變法也。兩篇主意不同。張賁註以上篇高陵勿向。以下八句。通此篇。絕地無留。一句。共為九變。甚是有理。予始從其說。而解之。學者詳焉。可也。○張賁校正本云。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凡用兵之法。大將受命於君。合四境之軍。聚一國之眾。若遇敵人。已拒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敵人既已倚丘。而陣慎勿逆之。而與爭。彼勢順而我。不順也。丘與陵。皆土山也。若趙奢先拒北山。秦師後至。爭

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勇等而勢力均者，如此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陸遜四面感之，土崩瓦解者，是以勝兵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夫不特受命於天，合四時之運，一曰：佯北勿從。

敵人佯為敗北，慎勿從之。從之反為彼所乘。夫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銳卒勿攻。

敵人士卒精銳，慎勿攻之。攻之反為彼所屈。夫士卒

精銳之氣，有時而衰，不待其衰而乘之，未有不取敗者。若唐太宗征薛仁果，仁果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命軍閉壘，以待氣衰，一戰而破之。

餌兵勿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之。敵人以飲食餌我之兵，慎勿輕食之。食之恐為彼所毒。如魏文帝詔濟陰王討庫莫奚王，乃多為毒酒，棄營而去。賊至爭飲之，兵既被毒，不能戰。王因縱擊，俘獲萬計。夫餌兵非止於飲食也。但以利誘之者，皆為餌也。如李牧以人畜餌匈奴，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凡遇此

必先審其有無伏兵然後設計取之可也

歸師勿遏

還歸之師慎勿從前遏止之若遏之必為彼所敗蓋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豈可遏之若曹操征張繡劉表
遣兵救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
操夜鑿險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君曰
虜遏吾歸師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將東走業欲擊
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
業不從率眾追之為弘所敗而後歸
圍師必闕 入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
圍人之兵必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

或可因而擊之若圍之太急彼無出脫之路必有窮
極之便矣開其一面以携其幸生之心譬如決水之
自潰使其勢不相救而可擊也若後漢臧宮圍妖巫
傳鎮等於原武攻之不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緩
守賊眾分散遂斬鎮等曹公圍壹關連攻不下曹仁
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迫

窮急之寇不可迫之迫之反為彼所敗蓋窮寇或焚
舟或破釜求決一戰豈可迫之窮寇者資糧已盡貨
財已亡行陣已破舟楫已沉但結部伍不為營舍欲
求一戰而不得者也緩之則去迫之則回若夫槩主

孫子兵法卷之四
謂困獸猶鬪不容闔閭迫楚師趙克國遇先零棄輜
重欲渡湟水克國曰窮寇也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絕地無留此用兵之法也

無張賁作勿益勿者禁止之詞也凡遇危絕之地慎
勿雷止者雷止而不行恐爲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
兵掩我不備耳絕地如所謂絕澗天井天羅天陷天
隙之類是也○一說絕地是死絕之地無可生望之
處也雷要雷之也敵置兵絕地計出致死若雷之而
與之戰猶人窮巷以搏猛虎驚駭反噬之勢嗥然而
起如之何其可禦也故當緩之使過不可要雷於其

所也蓋九變皆以不可攻入者言也上九者皆用兵
之變法也
塗有所不由

以下又言用兵之變有五利也途路有所不可行者
蓋行路將欲趨其利也若不利於我何必行之或途
險有伏或舍遠取近雖正路亦不必由○一說塗字
上疑脫一故字言爲將者當知上文九變之道而進
退之不可有塗必由有軍必擊有城必攻有地必爭
有君命必受也昔周亞夫征吳楚欲經滎澗而東趙
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
置間人於滎澗阨狹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入索峭澗之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五溪不由克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舡不得上會暑濕士多疫死援亦病卒蓋途不可行而強行之故有此失也又有險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我無所利亦不必由也軍有所不擊

軍有所不可擊者蓋擊人之軍必知彼勢力之虛而我乘其利也若擊之無利於我不如不擊之為愈也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銳卒解兵歸師窮寇之類皆不可擊也昔周亞夫知吳楚兵銳甚不可擊乃堅壁拒守以待之又若敵人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亦不須擊也

城有所不攻
城有所不必攻者蓋攻城必致殺傷士卒之多苟為得已無攻可也若曹公不攻華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荀彧不攻偃陽以為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亦有深溝重壘不可攻者若沈攸之攻郢郡不克衆潰而走入林縊死攻城果何益哉又有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亦不必攻也

地有所不爭
地有所不可爭者爭而得之無利於我不爭反為吾

所利也。若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伐之，果大敗，又有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亦不須爭也。

君命有所不受

君之命有所不可受者，受之反不利於戰。荀戰而利，民利國雖，君命不受可也。若周亞夫不奉詔救梁是也。按此五者，即所謂五利也。蓋途必由，軍必擊，城必

攻地必爭，君命必受者，常法也。今日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者，亦變法耳。此所以繼於九變之下，以不由不擊不攻不爭不受，而有便於軍，故以五利言之。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故為將者，精通九變之法，而得其便利者，知用兵之道矣。利宜也，如高陵背丘宜遠之，佯北餌兵宜舍之類也。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為將苟不精通九變之法，而取其便利，雖知地形之險易廣狹，亦不能實得其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法雖知五利不能得智謀之人而用之矣。賈林曰五利謂塗有所不由以下五句為之。鄭靈謂地無舍五句為之。此篇多錯文。此五字當作地字。上文言不知變者雖知地之形無以得地之利亦無以得人之用也。以見用兵以知變為先而地利又為之次耳。蓋管論之地不過兵之助兵不過為術之助不知九變之利九變之術於不可擊者固擊之於不可攻者固攻之。此謂之警可也。雖有高陽險固之地反北為覆尸之所。雖有熊羆百萬之兵亦適為潤草之膏而已。安能求勝於人哉。一云五利指下

文雜于利五句言。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是故智者之慮事必雜于利與害。謂見利必慮其所以害。遇害必慮其所以利。此亦變通之道也。蓋兵無常形。利中或有其禍。害中或可為功。見害而不及利則一於退縮。而無濟事之功。見利而不及害則一於進取。或有意意外之變。皆非智士之謀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患難可解也。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爲勝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是所謂在害思利是故屈諸侯者以害也。使君臣相疑或擾之使人民失業如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按此并下二句則是敵隣以強其國利已而嫁禍於人其於先王救災恤患講睦修好之意其滅然無有積此而行必亡其國未足爲行兵之要法也。恐非孫子本意。○一說此言見屈辱於諸侯者因

於害而出之見役使於諸侯者苦於事而役之見趨走於諸侯者誘於利而趨之不以害爲害何屈之有不以業爲業何役之有不以利爲利何趨之有此愚者之慮不能雜於利害故如此也。

役諸侯者以業。役使鄰國之諸侯者以我富強之業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而事之是也。一云勞役諸侯使其防備而不遑休息者構多事以煩之也。即佚而勞趨諸侯者以利。趨走鄰國之諸侯者由我動之以利如李牧以利誘

胡人之來是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用兵之法無倚恃敵人之不來。倚恃吾有以待敵之備。無倚恃敵人之不攻。我倚恃吾備禦之有術。使敵不可攻也。然備而且理。惟深思利害者能之。蓋怯防勇戰。用兵之道也。必斥埃常謹。堡柵常固。行陣常整。法度常申。器械常利。車馬常調。視未戰如將戰。視既戰如未戰。不以敵去而侮。懼有佯退之理。不以勝敵而驕。懼有必報之心。戒酒省眠。養氣寡慾。忍寒耐暑。服勞分苦。雖經年積月之後。無異於始集之時。雖

暴雨嚴霜之夜。無簡於風高馬嘶之辰。一心周流乎萬里之外。鑒戒不離於几席之前。如此則常有所待。萬無可攻。倉卒意外之變。何爲而起也。苟無自固之本。而偷或然之安。則雖極其思慮之精。亦無益於智也。此用兵之要語。學者其可不永言耶。

故將有五危。而後可以言將。一曰。無謀。二曰。無勇。三曰。無智。四曰。無信。五曰。無德。故將有五件。危殆之事。此下五者皆性之偏。不能雜思利害。故危。孫子言之。蓋欲人自知警耳。必死可殺。

言不避險易強弱之勢。不計衆寡勝敗之情。徒勇無謀。期必於死鬪者。則可以設奇伏誘而殺之。如劉康

祖以決死而戰見殺於王仁是也。必生可虜。

依戀城堡不敢深入臨陣退縮必欲生還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此其人柔怯無勇軍威不震遇敵奮擊則可以襲而虜之如晉與楚戰趙嬰齊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此等豈不可襲而虜之乎。忿速可侮。

性之剛忿急速者則可陵侮而致其輕進以敗之。一說暴怒偏急之人心慮淺狹智識庸下侮之則乘怒輕合不顧成敗如楚將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

其性之廉潔者狷狹自飾之人也必矜驕喜名不肯受人之汚辱而我可設計詭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輕出則當因而擊之如孔明遺司馬懿巾幘懿怒欲濟師曹丕遣辛毘仗節以止此司馬懿為諸葛亮所辱是也。

愛民可煩

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傷士衆可出兵煩而擾之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敵出其所必趨必煩而困也若陸遜謂孫桓城半糧足無可憂不必救而先主果自解圍則不可

類矣。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凡此五事皆將軍偏性之失。自為之過。以之用兵則災害必及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覆亡軍卒殺戮將士必以此五危不可不察也。愚按必死者勇而戰也。而或可殺必生者幸其勝也。而或可虜忿速者近乎殺敵之怒。而或可侮廉潔者美事也。而或可辱愛民者仁德也。而或可煩此蓋言其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如此。若知變通之道則強有所加弱有所用剛有所施柔有所設事必量其可否心必雜於利害故動不迷而舉不窮矣。又安可殺之虜之侮之煩之哉。此五危所以繼之九變之下也。

孫武子直解卷之二終

凡此五者皆將軍備法之大者為之通以之凡為前
此此五者皆將軍備法之大者為之通以之凡為前
孫武子直解卷之三終

孫武子直解卷之三終
變之不一也
共曰否也

孫武子直解卷之三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校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之
此安處我軍之法有四相度敵情之法有三十二下

文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皆處軍之汰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汰也○一說凡處舍其軍者當相敵而為之不必分前後二段

絕山依谷 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絕跨而過之也地有水草曰谷依之可以養牧人馬如馬接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眾窮困悉降此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相視其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結陣

待戰者則我反為敵所制故欲去之而勿登也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須防敵人過我於半度之際必令先過者去水稍遠而陣敵若來擊則已陣者可禦戰未渡者得訖濟矣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若引兵過水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內迎之則不敢渡內或作內水邊也令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矣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

用此術也。如郭淮遠水爲陣，昭烈知其計而不渡也。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欲戰是已得勝筭也。迎之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也。蓋縱敵過水，使成背水之勢，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泝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視往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生者有進退周旋處也。地卑下恐爲敵決水以灌我，故不可居處之。迎水下流，敵人得以乘

流而泊，我恐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於上流，故不可迎之。一說逆流而營，軍家所忌也。如司馬子魚上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絕斥澤，唯亟太，勿留。勿一作無。過斥鹵，漸洳之地，唯亟太，慎勿留止。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人馬易病，不堪居處者也。或路之不得不由，宜速太而勿留止焉。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若偶與敵人交於斥澤之中。又不得止者。必依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樹木。以為險阻。此二者。處斥澤之軍法也。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吾車騎便於馳突也。右背高阜。所以特為形勢也。一說。夫入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又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使前軍在死地。後軍在生地。生死以地之高低言。蓋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一說。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前戰地。用兵。便後岡阜。處軍穩。此乃處平陸之軍法也。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凡此山水斥澤平陸。四軍之便利。黃帝所以取勝於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獯鬻。太公亦云。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是所謂四方諸侯之稱帝者也。黃帝即軒轅。以其土德。王天下。故曰黃帝。兵家之法。所由始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凡軍好處高平。而惡居卑下。貴面陽方。而賤向陰地。

蓋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處山之前。面向乎野。則明而氣舒。故爲貴。處山之後。面向叢木。則晦而氣鬱。故爲賤。下文言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不欲處山陵高陽之後者。正以此也。若以東南爲陽。陽主生。所以貴也。西北爲陰。陰主殺。所以賤也。則失本文章旨。此以下統論處軍之法。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養生謂近水草林木。便於牧放樵採。可賴以養者。處實謂居高陽而不處陰下。居乎充實之地。不致虛陷也。處舍得利。所以軍無百疾。而可以必勝也。諸葛孔明

明伐魏屯兵渭南。是知養生處實之道也。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士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丘陵岡阜也。以處山之軍。言隄防。壩岸也。以處水之軍。言處其陽者。處於丘陵隄防之前也。右背之者。致丘陵隄防於右背之後也。此又言丘陵隄防。雖非至高處之。而得陰陽向背之勢。亦用兵之利。得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水沫水泡沫也。言欲渡溪澗之時。忽見上流有雨水泡沫驟至。則暴雨將漲矣。故欲涉者待其水勢安

定可也。張賁云。此節當在無附於水迎客之下。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階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凡遇此六者。名為六害之地。必亟速去之。若欲舍止。皆有奇禍。亦不可近之也。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言其如坐澗井中也。山險環繞。易入而難出者。為天牢。言其如禁獄中也。林木縱橫。葭葦隱蔽。鋒鏑莫施者。為天羅。言其如羅網也。陂池泥濘。車騎滅沒者。為天階。言其如墜陷也。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言其如入鼠穴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已上六害之地。吾若遠之於險外。敵必近之於險中。為我所制。吾若向之險中。敵必背之險外。遠之向之。則吾進止自由。近之背之。則彼舉動有阻。進退自由。則有利。舉動有阻。則多凶。

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軍旁有險阻。潢井之處。或生林木。或產蒹葭。翳蒼者。必謹覆之。索之。此乃伏兵與姦細潛隱之所也。險阻。屈曲狹隘。車騎不得成行列之處。潢井。坎水。濘淖。車馬陷沒之所。蒹葭。水畔。藜草。藟蒼。林木之蒙密也。覆。

猶春秋左傳三覆七獲謂設覆以備人也。一云覆伏
六也索乃搜索之索謂防人之襲我也伏兵姦細或
掩我不虞或察我動靜故不可不謹也此以上皆論
處軍之法

進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敵與我近而安靜不動者倚恃其有險阻之固也敵
與我遠數來挑戰者必其彼中有伏兵欲誘我進而
擊之也尉繚多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謂敵
既拒險我無就與之戰敵來挑戰我無全氣擊之即
此義也此以下皆論相敵之法

其所居易者利也
立營布陣依險為常反舍險而居易者必其後有奇
兵以利誘我也如劉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
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先主
揣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於谷中出是也此相其形
也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胡見近敵之衆樹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云
將為軍器若晉人伐木益兵敵人左右前後多結草
木障蔽者設計疑我也謂或欲退太故為障蔽以避
我之追或欲襲我故為叢聚以張彼之勢此相草木
也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鳥本平飛至彼忽然高起者下有伏兵也。山林草木之中野獸忽然驚駭而出者敵必從彼隱覆而來襲我矣。此相禽獸也。外不益兵猶人主不益兵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馬行疾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者知其車來也。如楚潘黨望塵使騁而告晉兵之來是也。指不益兵也。今平中長也。此其也。卑而廣者徒來也。徒步行遲又行列踈遠故塵埃低下而廣濶者知其徒來也。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樵採各隨所便故塵埃散亂而踈亮條達者知其樵採芻薪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經營軍壘者必輕騎四向規視故塵埃微少而一往一來此相塵至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使者言辭卑下若甚怯弱規其動靜而增益守備者此必設計緩我之心欲驕我而潛進矣。當防其掩襲也。如趙奢善食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遣燕將書謂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

後以火牛出戰是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言辭傲慢特示我以強盛而又驅兵連進不止此必有他故欲陰遁太而懼見追以詐脅我令之不覺耳此相使命也昔秦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明白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車一作騎

凡欲布陣而來必使輕車先自兩傍而出所以護陣也。曹操曰遊騎先出陣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為將者當謹其言語閉其形勢增其守禦行其計謀不可輕信而自怠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其精兵現其弱卒劉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是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

陣中有往來奔走而布兵者是主將臨時有所戒敕非欲出奇兵必欲發伏雖不可盡知其事但見有此狀則當隨其處而加備之彼必期約士卒欲戰也或日期者旗也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

周禮曰車驟徒趨至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者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夫而亦其言是主謀朝報也

使士卒半進半退若亂之狀是誘我也

仗而立者饑也仗一作杖

凡人饑則無力乏食則困故倚兵仗而立者知其三

軍之饑也其言而擊之晉謀李朕謀修德我出我奉

汲而先飲者渴也其言其謀重寶

凡汲水先取而飲知三軍之士皆渴也如竇建德兵

士列坐又爭飲水唐太宗曰可擊矣遂進兵破之也

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今本無知字

士卒見利而不知前進覓取者知三軍之衆皆疲勞

也利如首功旗鼓馬乘之類此相其卒也

鳥集者虛也鳥曰其

鳥集營壘舍屋之上知其空虛無入乃留形而遁去

或潛兵他處不可不察也如楚伐鄭鄭人將奔謀曰

楚慎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

遁矣此皆見鳥集而知其虛也

夜呼者恐也

士卒遇夜喧呼者將無膽勇而士卒恐懼也若晉軍

與楚戰而敗終夜有聲此相其營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軍士進退舉止輕佻率易或擾亂者將不持重也。將

能持重軍自不擾亂矣。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

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夜軍中

忽亂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旌旗動者亂也。不曰不察也。曰旌旗動者亂也。

旌旗動搖無定是軍之部位紊亂也。如魯莊公敗齊

於長勺曹劌曰視其轍亂而旗靡請逐之是也。

吏怒者倦也。吏怒者倦也。吏怒者倦也。吏怒者倦也。

將吏忿怒者知其人情疲倦不能應命可知也。人情

見疲倦吏不能使故多忿怒此相其政也。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鈺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馬所以乘之而戰也。今殺而食其肉者知其軍中無

糧也。鈺炊器也。懸鈺於外示不復炊而棄之也。軍不

歸幕暴露於外不復返其舍此窮寇也。凡焚舟破釜

欲決一戰者皆窮寇耳。○一本作粟馬肉食軍無懸

鈺不返其舍者窮寇也。粟馬謂以糧穀秣馬肉食謂

殺牛馬饗士軍無懸鈺悉破之示不復炊不返其舍

晝夜結部位是皆窮寇必欲決一戰耳。此相儲畜也。

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眾也。

諄諄者懇至之貌。翁翁者和合之貌。懇至和合徐緩

而與人言者失眾心也。將失人心眾不用命故徐緩

頻數與士卒告語以收之也。一云士卒相聚私語非其長上也。至之數。餘合者。亦合之。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頻數而賞者。恐其勢力窮窘。人心離去。姑賞以安之。故知其窘也。頻數而罰者。謂人力困弊。不守軍令。故數罰以勵之。必知其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暴刻御下。後畏其入衆離叛者。威信不精之至也。一說先輕敵而後畏其衆。是料敵不精之至也。此相將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以所親愛來委質為謝者。是勢力窮極。求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公。必謹察之。

兵以忿怒而相迎。既久而不合戰。又不相解。必謹

伺察之。恐有奇伏。欲俟我兵先動而投隙使者也。當

勒兵堅陣。發而後應之。此相其敵情也。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

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一本無貴字。多下有也字。上惟字作雖。

言兵之為用。不貴增益。士衆之多。若勢力既均。惟無

剛武輕進者。而能持重詳審。併合軍力。料度敵情。自

可取勝於人耳。惟無深謀遠慮。而輕易敵人者。必見

擒於人。○兵論曰。敵國雖小。不可以無入而侮之。以無入而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如韓信伐魏。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相直。其伐趙也。亦幸夫李左車之計。無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趙魏。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共所難。向使二子見用。則信之得志。未必然也。○一說言兵非以多為有益也。雖則無剛武前進之士。足以併力。但善於料敵之形。亦可取勝於人矣。夫惟蕩然無慮。輕敵妄舉者。必見擒於人。而不可免耳。蓋承上文而言善於相敵。不在於兵多。不能相敵。雖兵多無益。所以結上文相敵之意。○一說言用兵之法。惟在集思廣益。蓋一人之知識有限。眾人之間見無窮。若

能併力料敵。則於上所言種種敵情。固不彼此相參。洞如觀火。故兵雖少。自能以少擊衆。而為取入之地。惟無慮而輕敵。必且獨智自賢。又何能會合衆思。廣收忠益。集羣策以屈羣力哉。故曰。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驟居將師。恩信未施。卒未親附。遽以刑罰齊之。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難於使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此知令不素行。而卒不服者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恩信素洽。士心親附。法令不行。則驕而不可使用也。

孫子直解 卷之三

十三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此上四節承
卒故令之以文而親附之齊之以武而整肅之恩威相
兼是以必能取勝。○一說必取言取必其可用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
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此上四節承
將令素行於下以之教民則民心自服令素不行於
下以之教民則民心不服令素行者非臨敵而後教
之也。上以信使民民以信事上是上下相得也不然
鞭朴屠戮之加民何爲而樂受之耶。○此上四節承
上文言行軍之事雖不過於處軍相敵者其實御
之又有其道若恩未洽而遽施之以法不可也。恩已

洽而法不行亦不可也必以文令之於先而以法齊
之於後是謂攻則必取之道也。蓋處軍相敵行軍之
未務恩威必用者行軍之大本徒知其末而不知其
本則雖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孫子語上不遺下語
粗不遺精類如此。所以爲兵之聖也。或曰何至此篇
乃言之。蓋人心或離叛或獷頑或畏躡皆在於軍出
之時見敵之初故也。

行軍篇終

山之間川谷狹隘也。險者澗壑坑坎上下艱險也。遠者彼此營壘相去遙遠也。此三者地之形勢也。我亦可以往彼亦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此三者地之形勢也。我亦可以往彼亦可以來其地平易廣曠四無要害無所不可者曰通若通形者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以上擊下其勢順故宜居高前低後高則背不受敵故宜居陽四通之地恐敵襲其後故宜處利於糧道此三者通形之利也會戰此地宜爭據之為敵所得則不勝矣所謂先處戰地以待敵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可以前往往難以退還往則順而下返則逆而上後高前低如物之牽掛曰掛掛形之地敵人無備固有可勝之理而我又乘易往之勢即使不勝彼雖欲整兵來追勢亦遲緩而我已到營矣故可出而全勝焉設使敵人欺我難返堅壁不戰而以奇兵潛邀歸道犄角我後令我進退兩難或不能勝則難以返矣非我之所利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奪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我出兵擊彼不得其利彼出兵擊我亦不得其利各守高隘壘壁相望其中或有可戰之地又險阻傾側不利分合不便救應彼此皆然兩相支持而已故名曰支支形之地敵若佯以利誘我我慎不可出也但因其來誘反示之以弱當自別去敵必冒險而自來俟其半出之際行列未定而擊之必獲利矣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隘形之地謂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居之必盈滿山谷以為陣使敵不得前進可也若敵先居其地盈滿隘口而為陣者慎勿從之若雖知守隘兵不盈滿

我以兵入隘從之分據其地設奇擊之亦可也此則在戰不在險所謂兩鼠鬪於穴中惟勇者勝是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公之勿從也

險形之地謂溪澗坑坎困車阻馬不便馳突險阻難行我若先居之必居隆高向陽之處以待敵來就我庶可以高擊下以先擊後以佚擊勞耳若敵人先居之則布陣已定度便已審戒勅以明神閒氣舒而力有餘我在其後至倉皇急遽諸皆不及豈可從之而不引去耶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遠形之地。謂彼此相去遙遠。我與敵強弱多寡之勢。力又均。止可致彼來而擊之。不可前入而求戰也。蓋戰地雖遠。而我之勢力過之。或彼將輕躁。易挑而致。有此二者。雖遠不為病也。若勢均。力敵。而又敵人持重。挑之不應。此猶可也。設或即與我戰。則我勞彼佚。是敗必矣。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此六者。因地之形。而制勝轉敗之道。為將師之至任。不可不審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走者。不量其力。以少擊眾也。弛者。將無法制。以馭其下也。陷者。兵弱而眾不齊也。崩者。偏裨忿怒。而自戰。主將不能約束也。亂者。行陣失次。而自致其亂也。北者。精銳不選。而自取其敗也。兵有此六者。之敗咎在入事。非天時地利之災。乃為將者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將之智勇。兵之利鈍。地之險易。彼此勢均。力敵。欲以一倍之少。擊人十倍之多。能無敗而走乎。是不量力。而輕戰者也。故名曰走。走者。不待鬪而走也。一說恐被其圍而走不出也。如蘇建趙信。并兵三千餘騎。追單于數萬之兵。與戰。一日。漢卒盡亡。趙信降虜。蘇建

脱走而歸是也。與敵一曰其卒盡而後去。卒強吏弱曰弛。不出此也。孫子兵法卷之三

士卒強悍將吏懦弱不能制馭是法令不從刑威不服見敵則亂無用而廢壞者也故名曰弛弛者如弓之弛慢不能張也。

吏強卒弱曰陷。十日去。

將吏剛勇欲敵而士卒怯弱用之攻取力不能堪必至於敗亡故名曰陷陷者陷歿而不能出也。○守說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偏裨副將也對怨也。自上墜下曰崩如山之崩

沒也。大吏忿怒而不服主將之節制遇敵輒以怨對之心各自為戰此其人必賦性剛復耻受人言或必負挾怨望失志僥功或必交惡不和謀議矛盾其為主將者最宜體察而鈐束之若不知其能否而聽其自戰崩壞之道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騁功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大將怯弱而號令不嚴教閱之道不依古法吏與卒皆無常守之職陳設兵之行列或縱或橫皆無節制名之曰亂亂者自亂其軍而引入之勝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大將不能料敵之強弱虛實以已之寡少合人之眾
多以已之怯弱擊人之強盛兵又無簡選精銳之士
使為之先鋒以倡勇陷敵名之曰北北者謂不能面
闖但背之而走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先鋒一則壯吾
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
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凡軍皆有選鋒
以驍勇冠軍者充之齊謂之伎擊魏謂之武卒秦謂
之銳士漢謂之俠客奇才吳謂之解煩齊謂之詠命
唐謂之跳蕩宋謂之拐子馬皆選鋒之名也北者謂
人以面為南以背為北棄甲曳兵而走不復面敵故

以兵敗為北也一音作背亦通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此六者取敗之道也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審察也

如不料眾寡不選強吏不練士卒不能禦將不知陣

法軍無選鋒即此六事是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料筭敵情因事制宜體天

順入若得地形不過為兵之稍助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既能料敵之強弱虛實而制勝又能度地之險阨遠

近而用兵本末皆得此乃上將之道也夫地形不難

知而難於用戰如蹇叔料孟明之敗必在於穀韓信識左車之策必守井陘如是方為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夫上文兩節之意言戰雖在計不在地地形者不過為兵之助耳必能料筭敵人之情而制為勝之之法兼之計地里險阨遠近之利害以保其士眾如此斯為上將之道也。但區區於地形之是度而料敵不中制勝無方則為庸將而已矣世之為將兼能此二者以之用兵則必勝矣否則必敗也。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此承將之至任而言也為將者受寄專閫便宜在己故得戰陳之道必能取勝人君有命不許之戰雖違君命必戰可也不得戰陳之道不能取勝人君有命必與之戰雖違君命無戰可也前篇所謂君命有所不受黃石公所謂出軍行師將在自專是也昔王彰討烏桓彰乘勝逐北又受命節度不得深進違令縱敵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從令輕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擊大破之此不受君命而必戰也如趙充國奉詔會

擊罕羗充國但屯田以待其弊此充國不從君命而必不戰是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必見利於國家士民然後始進豈求名乎見其廢國殘民之害然後引退豈避罪乎進退違命非爲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義之臣最難多得者故曰國家之寶也合猶歸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吾士卒如初生之嬰兒故可與同赴深谿之中嬰兒乳哺育養生死之命皆懸於父母士卒饑飽勞佚勝負之機皆係於大將大將能視吾士卒如無知之

嬰兒凡疾痛勞苦者無不用心撫之也疾痛勞苦者既能撫之况肯棄之於死地而弗之恤乎此所以可與之赴深谿其士卒樂爲用命也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視吾士卒如親愛之子故可與之同死於危難之際上能視下如子則下必能視上如父豈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者乎此吳起吮瘡而士卒奮勾踐投醪而兵衆喜仁人之兵上下一心皆此道也。

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此亦承上節而言撫士固貴於有恩然御衆亦不可

廢法故能愛士卒如子而不能制之以威令能厚士卒之生而不能使之赴敵以進戰視士卒擾亂不齊而不能律之使治譬如驕養之子狎恩恃愛犯法背逆必不可用也必也恩威兩全不苛亦不弛斯得其道矣○張預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二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撫軍如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固勞佚也在師之初六日師出以律謂齊之以法也九

二日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矣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但知吾士卒之精銳勇敢可用之而擊而不知敵勢強而且實有不可擊之形此知已不知彼而一勝一負者故曰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勢之虛弱有可擊之形而不知吾士卒之頽弊怙懦不可用之以擊此知彼而不知已者故亦曰勝之半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陣先料敵心與已之心

孫子 卷之三 十三

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蓋料其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不可戰之形得矣。以吾士卒之戰。與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知敵勢之虛弱。可擊。知吾士卒之精銳。可用。之以擊。而不知地形之未便。不可以陳兵出奇。而與之戰。亦曰勝之半也。言知彼知己。又得地形之助。方可以全勝耳。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知兵之將。不妄動。而動則無迷誤之失。不輕舉。而舉則無困弊之災。此識彼我之虛實。知地形之便利。而戰也。一說。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戰則必勝。不至於危殆矣。知天時之順。知地利之便。戰勝之功。又可以全得也。○愚按此篇言地形。而中又以六敗言者。蓋恐後世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而不盡人事之當為也。故於地形。則曰兵之助。料敵制勝。則曰上將之道也。孫武之意深且切矣。

地形篇終

此九地第十...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諸侯自戰於境內之地者名之為散地... 散地者以其

九地第十...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諸侯自戰於境內之地者名之為散地... 散地者以其

兵不出境。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蓋進無必死之志。退有歸投之處也。如鄭人軍於郊。特近其城。莫有鬪志。為楚所敗是也。吳公曰。吳公曰。不文。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又曰。

太國越境入其地而不深者名之為輕地。輕地者言士卒思還難進而輕於退也。○一說雖出境而未遠人心猶在進退之間故名為輕忽之地。○一說雖出境而未遠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一說雖出境而未遠險固之處我得之亦便利彼得之亦便利皆可以少擊眾以弱擊強名之為爭地。爭地者務在必爭也。如成臯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坐困建德十萬之

眾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平易之地無有蔽隔我亦可以往彼亦可以來者名之為交地。交地者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交錯者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遇絕。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

諸侯之地二面連屬隣國控帶數道若先至其衝據其形勢而得天下之眾者名之為衢地。衢地者四面通達猶如衢路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助也。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入敵人之境已深背彼之城邑已多名乏為重地背

與倍同多道里也重地者士卒心專無有歸志重於

退還也。一說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還師

返旆不可得也。又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山林險阻之地沮澤卑下之處凡有難行之道路名

乏為圯地圯地者毀壞而不可留止也。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

地。所由入者其形狹隘前不可進也所從而歸者其

路迂回後不可返也彼寡可擊吾之衆者名之曰圍

地。圍地者前狹後險山川圍繞進退艱難如被圍者

也。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山川險遠敵守甚堅野無可掠前險已失退守無由

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疾戰則可以生存不

疾戰則必至於危亡者名之曰死地。死地者謂陷於

死絕之境當併氣一力而幸其生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是故近郊之地士卒懷王其心易散則無令與戰若

敵人深入專志輕鬪決無求生之心亦無退走之理。

孫子直解 卷之三
所利在於速戰。所畏在於無食。吾當集入積穀保城守險。使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出兵擊之。可以取勝。不然徒以我懷生之卒。當彼必死之鋒。豈有幸勝之理乎。黥布反擊。楚楚發兵。與戰徐潼間。分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謂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二軍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而二軍敗走。此戰於散地而敗。是也。

輕地則無止。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必入。

以期過險。無得留止。貪掠小利。當選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則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太乏。否則恐有逃亡易敗之患矣。爭地則無攻。

險固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速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王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此秦人攻爭地而敗。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主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

交地則無絕

往來交通之地不可阻絕其路當設奇伏示以不能

誘之半至襲而擊之可也或曰使部伍聯屬不可斷

絕恐敵人乘我也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

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約和旁國然後簡兵練

卒阻便利而處則我有外助彼失其援左右犄角必

然取勝○按當時諸侯貪土地者多識時勢者少明

重地則掠

義理者絕無每每於其所相連屬之國不自結以為

唇齒之固輒聽遠邦遊說之計約其共滅而分其地

故衢地合交之語乃春秋戰國之常法也孫子言之

何足怪乎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去國既遠多背城邑

糧道必截當掠取繼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審察虛

實出奇取勝如賀若敦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鎮討

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若敦於是分兵抄

掠以充資費恐敵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

采因召側近鄉人伴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

麾去鎮聞之以為實然乃據守要害欲曠日老之相持歲餘鎮不能制此若敦之善掠重地是也

圯地則行

圯壤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而去若卒遇敵人便當據險守要簡選精兵或分而左或分而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

圍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阻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是為圍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關示無所往佯為寡弱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心齊力奮勇而前分兵據險鼓譟而出乃能取勝一旦無故忽開一面或忽急攻一

處或忽退圍數里或故徹備示我以懈怠此必有伏亦當謀也如田單圍於卽墨使女子乘城約降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燕將書曰城卽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此田單圍地之謀是也

死地則戰

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安靜勿動號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饗吾軍士然後塞井夷竈并氣一力以殊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一本無所謂二字。一本所謂二字。在古之上。古之所謂善能用兵者能知九地之變多設奇詐衝敵入之中使前軍與後軍不得相及分敵人之勢使衆與寡不得相待言其陣亂也出其不意掩其無備使貴將與賤卒不得相救援上與下不得相收斂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言其隊亂也卒已散而不能復集言其潰散也兵雖合而不能復齊言其參差也如楚薄晉兵車馳卒奔荀林父無備不知所措中軍下軍爭舟濟河上軍固守不能相救士卒散亂終夜有聲是也○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

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怖懼離散上下驚撓不能和合不得聚集此善用兵者也○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敵雖驚撓亦必量度形勢觀其合於利則動以應敵不合於利則止而不從言我之節制有定而分合動止得以自由也○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孫子設爲或者之間敵人甚衆其勢又整將來薄我欲守則無備欲戰則畏其鋒以何法待之曰我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矣謂或積聚所居或救援所待或心腹巢穴所本者皆是所愛也敵

來攻我而所愛之地必虛我不必過其來攻之兵而先往奪其所愛之處所愛者輕彼必分兵以守所愛者重則大軍不敢動矣○一說所愛謂或據我便地或清我饒野或利我糧道我能堅壁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唯我是聽皆受制於我也○此說則兵之情生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舊本速不再有二速字謂兵之情惟主於神速若速則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行敵人所不虞之路攻敵人所不備之處則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也如狄青守崑崙關至賓川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飲將佐次夜燕飲從軍三夜饗軍

校首夜飲徹曉次夜二更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孫元規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又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二鼓青已奪崑崙矣此狄青用兵之神速是也○此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我師出為客之道深入車地則心志專一主人自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韓信張耳本國遠闔其鋒不可當是也此下皆言深入為客之道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掠於富饒之野使三軍糧食豐足堅壁自守勤撫士

卒勿使勞苦氣盛力全然後運用吾兵為不可測度
 之計謀一舉而克之如王剪伐荆堅壁休士軍中投
 石超距而後用之是也而公孫丹與曹操共謀其情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也
 投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力戰至死而不敗
 北也
 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其主人不哀
 既殊死戰焉有不得勝之理同在患難安得不共竭
 其力歟一說既不畏死又焉不得士人之盡力乎其
 義亦通但前說作二句讀後說作三句讀後說理勝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

凡三軍之衆戰士之情陷在危亡勢險之地入持必
 死之心則不畏懼矣有可走之路乃懷逃生之計左
 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自然堅固矣離叛生於內
 顧深入重地則人心拘於一而不離散矣餒怯生於
 猶豫惟勢處於不得已則人皆悉力而死鬪矣常情
 如此故為客所以宜於深入也張預云走無所適則
 如拘繫也亦通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言深入重地其機使之自戰故其兵不待修整而自
 然戒懼不待責罰而自得一心不待約束而自然相
 親不待號令而自然聽信皆所以陷於患難故上下

同心也。張頡云：不待求索而得情意，未知是否。禁祥太疑，至死無所之。

窮困之際，扇惑妖言，人心易於驚恐，故禁止妖祥之事，而不作絕太疑惑之言，而不譚，則士卒雖至死，必無他慮也。如李孝恭饗士，杯中酒化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解曰：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也。盡飲之，眾心為安。此孝恭善塞妖祥之疑也。魏太武討赫連昌，風雨從敵，後來揚沙昏暝，軍吏以為天不助入，崔浩叱曰：風道在人，何常有卒取其國。此崔浩之禁祥太疑也。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使吾士卒無餘財，非憎惡其貨也。謂焚燒棄擲彼無顧戀之心，使吾士卒無餘命，非憎惡其壽也。謂割捨委致，無苟生之慮，皆不得已也。如度尚討上陽賊，逃入山，漢軍多獲珍寶，莫有闔志。尚令軍中出獵，密使入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慰之曰：上陽財寶足富數世，諸君但不併力耳。今所亡者少，後所獲者多，何足介意。眾皆憤踊，赴賊，遂平之。王鎮惡率水軍伐秦，至於渭橋，令將士食畢，持甲冑器械登岸。既登，放舟，乃諭之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公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進戰不勝，則骸骨難返矣。眾皆騰踊爭進，遂大破秦兵是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劓之勇也。一本無劓字。劓音捷。交頤。交頤音交頤。交頤音交頤。

將戰之日。必先發令。士聞約束。棄財與命。欲殊死。聞坐者垂涕。沾襟。偃臥者流涕。交頤。頤。領也。相期必死。故皆悲感。投之死地。而無所往。故所向皆有專諸。曹劓之勇。專諸。吳人。伍子胥進於吳。公辛光。置七首於魚炙之腹。以刺吳主僚者。劓。當作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執七首。以劫齊桓公於壇上。而歸魯。侵也者。若曹劓。乃智士。非勇士也。以二人皆敢死之士。故引而贊之。心動。士卒無命。非曹劓。其勇也。曹沫。其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之勢。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擊其尾則首應。擊其首則尾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孫子又設為或人之問。吾士卒可使如率然之勢乎。答曰。可。夫吳人與越人。世為讐國。相憎惡者也。當其

同舟濟水而遇風患難相救如左右兩手况非仇讐
之人同陷死地豈不猶率然之勢首尾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未一作不

言欲士卒之率然相應雖拴縛其馬埋伏其輪以為
堅陣苟不同心亦分爾我不足倚恃得使士卒一心
併力而取勝必投之無所往然後如率然之相應也
或曰方放字之誤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
固然未足為善也故曰放公其馬埋輪於地轅不得
馬而駕車不得輪而馳軍士尚且奔北散亂而不一
此放馬埋輪之所以不足恃以為不散之術也所可
恃者不如權巧使人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皆一作相

力之齊氣之勇萬人如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在軍政之嚴明而得其道也○張預曰既置之
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
軍政得其道也若人之剛柔皆得其用者地勢使之
然也謂陷之死地故剛柔皆得其用剛柔猶強弱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下文能愚士卒之耳目兩節
正是言政之道上文兵士甚陷則不懼一節正是言
地之理也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故善用兵者使三軍之衆如提携一人之手也言

三軍戮力死鬪無有進退勇怯之不齊乃陷之死地
勢不得不自為戰也此結上文之意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將軍之謀事在安靜而幽深使人不能測將軍之御
下公正而整治使人不敢犯則內有養而外有制矣
靜者鎮重凝定而不躁擾幽者沉潜深默而不可測
度正者嚴厲方持人不敢犯治者周悉縝密事無遺
漏備此四德方可以為大將下文所云乃靜幽正治
者之能事也○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
偏故能致治○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
媮治則不亂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能愚其士卒之耳目使之無所知識惟從吾所麾所
指即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如韓信背水以
破陳餘李愬冒雪以擒吳元濟李矩禱祠以勝劉暢
是皆駕空虚不實之言以愚其耳張狙詐不實之形
以愚其目顛倒士卒之心使其無有知識無生疑惑
蚩蚩然易得以服御之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改易其所為之事更變其所發之謀一事一法一謀
一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一說取事已定者忽
更改之不用謀已定者忽革本之不行如耿弇發令

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遂
 拔其城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皆笑是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改易其所居之地或太險而就易或太安而徙危迂
 回其所繇之路或捨近而趨遠或捨平而取隘使人
 不曉吾所慮之謀如裴行儉令軍下營訖忽使移就
 崇岡此夜風雨暴至前營處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
 嘆鄧艾走陰平而眾心不說人豈能曉吾之慮哉○
 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
 襲也○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
 迂之○

師與之期若登高而太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若一作如

師與士卒會期戰所初不與之言既至乃以必死示
 之使之自戰若登數仞之高而下太其梯可進而不
 可退師與士卒不先泄其謀必深入諸侯之地而後
 發其機權使可往而不可返人人盡力則必能勝如
 項羽沉船破甑孫臏所樹伏兵是也

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譬如牧者之驅群羊驅之而往驅之而來而羊不知
 其所之也三軍之眾將鼓之進則進揮之退則退皆
 不知我攻取制勝之端也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三軍之師亦衆矣誰肯自就於險苟非以法投之安望其成率然之勢聯同舟之誼哉言必盡將軍之事而後能成將軍之功非但以愚士卒耳目爲將事也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孫武乃於將事特惓惓致意焉將事顧不重歟○張預曰公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遇九地而處之有權變之法不可拘泥可屈則屈可伸則伸當審其所利人情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同難則相救無有知識思慮

則易使此皆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審察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凡行軍爲客之道入深則士卒心志專一入淺則士卒心志漫散道一解作地此以下以九地之變申言爲客之道。

公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公已之國過人之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一云地勢隔絕不與本國相通或曰公吾國越吾境初入敵入之地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道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尉繚子曰遇有還者誅之此

絕地之謂故不在九地之列未知是否

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
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通一作達

四面通達於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
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狹後險受制於人者圍地

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專言為客之道
故於九地中拈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杜牧張預

謂九地而止言五事舉其大畧者非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一作心

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是故散地吾當集人聚穀一志
堅守依險設伏攻其不意也如兵出即閉其城門以

示不納所過橋梁棧道并檝輒燒之以示不渡下營
布陣背水而居以示不退是皆古良將之處軍散地

而一其志也吾將者謀也預也凡讀兵法須要設身
以處如所云一志及下文使屬趨後謹守固結進途

塞關等事俱非臨時可辦必先有一段詳審顧密思
致所謂好謀而成也此下又以九地通論主客之道

輕地吾將使之屬
入入之地不深士心不一吾當使行則隊伍相連止

則營壘相接一以防其逃遁一以備其不虞蓋本國
未遠人心浮動密之則固疎之則懼譬如二人防虎

惟結伴而行則膽自壯亦此理也

爭地吾將趨其後

險阻必爭之地吾當疾趨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日即前所謂後入發先入至之意又一說敵向爭利其後必虛我趨其後使不得不捨彼而救此則所爭者為我得矣

交地吾將謹其守

往來交通之地不可阻絕其路者吾當嚴壁謹守以待其來則設伏而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地連旁國諸侯吾將先以重幣交結之或盟誓以要之使之牢固則必為我助矣

重地吾將繼其食

深入重地吾將急掠於饒野以繼其食使不乏也

圯地吾將進其途

圯壤難行之地吾將速進其途而無遲留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

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我當自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眾圍高歡於高陵山時高歡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高歡連擊牛驢以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孫子直解

孫子兵法卷之三
既在死地吾將慷慨以勵其志忠義以感其心示士卒以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
故兵之情狀在於圍地志欲脫死則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勢不得已則人人有奮力戰鬪之志深陷危難之地欲走無路則人人從吾之計或曰敵兵過我則自後從之如從奔無息是也又曰舉事過往見有勝筭人始順從昔杜重威懼契丹退保秦州胡騎踵至因合如山諸軍力戰人馬饑疲契丹圍之數重又奇兵出塞後斷其糧援符顏卿曰與其束手就擒不若以身殉國於是與諸將引兵西門擊之擁兵萬餘

呼聲動天契丹大敗而走遂北二十餘里虜棄鎧仗蔽野此杜重威因處圍困不得已而禦鬪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能得地利

解見軍爭篇此言知是三者然後能審九地之利故再陳於此也○鄭友賢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專言變迂為直後發先至之為急也九地之變蓋言深入利害之為天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故爭迂直之變超險阻之地踐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

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軍爭九地重言之其有旨哉

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

四五為九言九地之利害間或有一事不知非霸王之兵也或曰土四五事也霸王長也言為天下諸侯之長也王往也言為天下之所歸往也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夫霸王之兵勢力盛強征伐大國以計分其兵則所伐雖眾亦不得會聚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

矣如楚伐庸而群蠻皆散周伐商而前徒倒戈是也

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相合猶言以威破其黨也如鄭人畏晉威而叛楚大邦畏其力而歸周是也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能自立而不依附於人是不爭天下之交也敵之勢而為我所奪是不養天下之權也信伸也信己之私

者即自用一己之權不恃他人之助也言霸王但以奸雄劫制諸侯獨出獨入擅征擅伐而已故無不拔

之城以攻則剋也無不墜之國以戰則勝也如始皇國富兵強六國爭割地以賂秦為秦所制次第滅亡

諸侯不敢相救是也。○張預曰：不爭交接，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其說亦通。如吳王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構怨於魯，爭長於晉，勾踐伐之，乞師齊楚，不肯援應，民疲兵鈍，為越所滅，是也。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兵不素天，不素地，不素人，施無法之賞者，謂不拘以常法，即所謂法外之賞也。懸無政之令者，謂不執以常政，即所謂政外之令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是此意也。蓋軍中賞罰號令，自有常典，乃教士於平時者也。又有不可以豫告者，必至臨敵危急之際，方驟發之，則人不得擬議退避，而

皆聽從於我矣。○鄭友賢曰：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此將軍之權也。蓋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者，賞法之常也。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申，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或曰：若驅群羊，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兵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犯猶言驅三軍之衆以犯難也。犯三軍之衆如使一人者，是信賞必罰，用衆如寡也。犯一作使字解，一作

用是解。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于犯以鬪戰之事勿告以始謀之言人知謀則疑矣
情洩則謀乖矣。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于犯以利之所當取勿告以利中有所害人情見利
則進知害則避也如侯景叛高澄歸梁澄使慕容紹
宗討之紹宗以梁軍剽悍我衆必不能支將戰紹宗
謂副將曰我當佯退誘梁軍使前汝一擊其背侯景
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
聽景言乘勝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掩擊遂大

敗之此紹宗能犯利而勿告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投士卒於亡地然後人自爲戰而獲存陷士卒於死
地然後人自奮勇而得生若置之於安帖之地則士
卒有懷生之心將軍無必死之氣其戰反敗安能爲
措勝之權哉如項羽沉船破甌示以必死士無不一
當百遂虜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
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皆用此術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夫三軍之衆陷於患害之地則士卒用命然後能爲
我之勝而制敵之敗也○梅堯臣曰未陷危難則士

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爲之。爾如尉遲
迥作亂。隋使韋孝寬討之。迥子惇帥衆軍於沁東。布
陣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半渡而擊。孝寬因
其却。遽鳴鼓齊進。軍既渡。卽命焚橋。以絕士卒無返
顧之心。惇兵大敗。此孝寬致人於害而能爲致勝以
敗敵也。

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

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人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以羸
師。令進也可。敵欲退則緩之以撤防。令退也可。強以
陵我。我且示怯以驕之。若楚師七遇七北也可。晉人
王含退避也可。如知敵意而逆遏之。彼必轉生他計。

更不可測。但佯爲不知。從順詳察其意。使彼并在
向無他計謀。則我得以反誤之也。昔東胡求于里馬
於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旣驕
不爲之備。遂滅其國。一本詳作佯。如韓信佯棄鼓旗
而走。使趙逐之是也。

并力于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舊本作敵。

上文順敵之意。未見敵之隙也。若已見其隙。有可攻
之勢。則并力於敵。專以向之。雖千里之遠。亦可覆
其軍而殺其將。始也順之。終也殺之。此所謂以巧而
能成其剋捷之事者也。如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
塞臨晉。信益爲疑兵。陳船示欲渡。臨晉而以伏兵從

夏陽以水甃渡軍襲安邑。此韓信能窺順敵意而用巧成事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國家軍政初舉動之日。夷塞關梁。毀折符信。無通使命。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類。見微知著。泄我事機。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有變。不可執一耳。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若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括姓名而來。

窺我也。夷滅也。塞也。關津梁也。折斷也。符信節也。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君臣嚴厲於廊廟之上。以責成其事。欲謀不外泄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宜速入之。○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又曰。開闔猶言動靜。乃敵之隙也。亟速也。陰伺敵人動靜之隙。而遂速乘之。不失其機會也。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便利之處。為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敵人所愛者。或糧食。

或便地皆是也。一說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以誘其來蓋敵或不至則雖有其利亦將何用故使敵趨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一說微無也先奪敵人之所顧愛倚恃無與之相期也。一說微弱也謂先於敵人所愛必爭之處設伏機巧却以正兵示微弱與之會戰而誘之也。一說微密也謂先於敵人所愛幸之臣密令人與之期約有求和委謝賄賂之意也數說俱通故併存之。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墨繩墨大匠製器而用以爲準程者也言行兵之道

雖常由於規矩尤必隨敵無常之形勢而變化之乃可以決勝之事也。○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賈林曰踐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是故始如處女在閨門之中遷延畏縮以示其弱使敵人驕易開啓可攻之門戶後如脫網之兔超軼湧奔以速其勢使敵人倉卒不及設備拒我如田單守卽墨後乘火牛之勢敗騎劫復齊七十餘城是也。

九地篇終

論其所以用火攻者。蓋火攻之害。固非他攻所能及也。然其所以用火攻者。必有其所以。不可不察也。

一曰。火攻之害。在於其不可救也。夫火攻之起。往往於無備之時。一旦火起。則無可如何。此其所以為害也。

二曰。火攻之害。在於其不可測也。夫火攻之起。往往於無備之時。一旦火起。則無可如何。此其所以為害也。

三曰。火攻之害。在於其不可防也。夫火攻之起。往往於無備之時。一旦火起。則無可如何。此其所以為害也。

四曰。火攻之害。在於其不可救也。夫火攻之起。往往於無備之時。一旦火起。則無可如何。此其所以為害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火攻者。用火攻敵也。傷人害物。靡有孑遺。酷烈之慘。莫此為甚。夫兵乃國家不得已而用者。火攻則又其不得已者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故孫子於前篇雖深入死地。而其機變活轉。絕無危詞。獨於火攻篇。深以為用兵者戒。如醫者。其藥之用。毒切切為治病者。叮嚀。豈非惡其慘。畏其火其危。而言之慎歟。第以為戰中一事。不得不為。用兵者道耳。此孫子所以後述之。其不可以為常法也。明矣。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

次虜地。曹操曰：以火攻入，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以火攻。

凡火攻之法有五事。一曰：用火焚燒其廬舍營柵，以傷其人也。如陸遜勸兵士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昭烈遁走。黃蓋以舟載燥荻枯柴，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二曰：火積。凡火攻，積者，謂其不覺也。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顯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峙，陳

人益弊是也。

三曰：火輜。輜重者，隨軍衣糧器仗，大車所載者也。如曹操從許攸之計，焚袁紹輜重萬餘輛是也。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道路曰輜。在城舍所藏曰庫。二者皆同。

四曰：火庫。府庫所以藏貨財珍寶及軍裝軍器，亦皆有庫收之。焚之者，使殫財乏用，國家貧窘，兵無供給也。如李師道等畏討罪，陰使人燒唐王軍器府是也。

四曰：用火焚燒其府庫也。府庫所以藏貨財珍寶及軍裝軍器，亦皆有庫收之。焚之者，使殫財乏用，國家貧窘，兵無供給也。如李師道等畏討罪，陰使人燒唐王軍器府是也。

王軍器府是也。

王軍器府是也。

王軍器府是也。

王軍器府是也。

王軍器府是也。

孫子直解 卷之三 五二

五曰火隊

五曰臨戰之時用火砲火車火牛火燕之類焚燒其
 隊伍使亂而因以擊之也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
 戰具然上文既曰火輜則器械亦在其中矣若曰隊
 仗入各執在手豈得焚之昔田單以火牛攻騎劫江
 適以火鷄攻羗衆段韶以火弩攻桓谷皇甫嵩縱火
 破黃巾是皆亂其隊伍而擊勝也
 行次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行次必有所因謂因天時燥旱風勢順便營舍茅竹
 積芻聚粮逼近草莽或軸轡相接或奸人內應皆可
 焚之也烟火必當素具謂蒿艾荻葦薪芻膏油火槍

火箭火鏃火石之類皆當預備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
 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發火必有時時者天時之燥乾則火易燃起火必有
 日者月在箕水豹壁水榆翼火蛇軫水蚓此四宿
 者風之使也月行入於此則風起矣洪範云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陰陽家推步纏次則知所宿之日火計
 火可行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凡火攻之法必因五火有變亂之形則以兵應之五
 火即上文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也如班超欲攻

虜營會夜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
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
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此班超以兵應火也

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即一作則

火既發於內則兵速應於外內外齊攻則火不及救
兵不及出敵易驚亂故可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
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
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無益故曰早也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
可從而止即一作則

火雖發而無喧冗驚亂之變者敵人必先知虞備救

書以有法應敵有道或所焚者不為害或火力不甚猛
故未可應之以兵且宜少待觀火勢之極有無內
變有變可從無變則不可從也蓋以火攻入者特乘
其亂及取其向明而已若火熄滅內外俱暗管兵倉
卒突出必無獨勝之理故應火不可不速而無變火
止亦不可以妄應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特營
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伺其眾半
入發伏擊之大敗此羅尚不知兵靜而妄攻也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若遇敵在荒澤草穢安營立柵火可發之於外不必
待作於內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緩恐敵先

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
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於火燒斷
入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
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
之嵩因鼓譟而奔其陣賊驚亂敗走是也○陳皞曰
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尾也○陳皞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之難對賊人不可不表而無火
火發上風當從上風攻之無攻於火之下風風勢逆
焚烟焰衝我固不宜攻亦恐亂兵避火潰出蹂藉反
為火所害也○又曰且曰少者本無火焚之賊首無肉
晝風久夜風止○

晝風延久遇夜乃止數當然也○張賁曰久字古从
字之誤从即今之從字也謂白晝遇風而發火則當
以兵從之遇夜有風而發火則止而不從恐彼有伏
兵乘我也即上文可從而從不可從而止之之義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凡行軍必要知五火之變推日時晝夜之度數嚴為
守備不止用以攻人亦當防人攻我也○一說數即
五火之數蓋五火之變疊為貞勝其機不爽時刻其
間不容毫髮故龍韜云天文三人固專為守此而設
者不然謾言四宿不詳五火祇知其變未語其數毫
釐千里必無幸矣今說多云以此攻人即以此自守

卷之三 五十一

此說於文固順。於理亦通。第不知此篇之論為攻乎。為守乎。此不待辨。可知其非旨也。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用火助攻。燔灼之威。炳然。故曰明。用水助攻。浩蕩之勢。莫敵。故曰強。○一說言以火攻入者。宜有明敏機變之智。以水攻入者。宜有多兵富粟之強。蓋以上文觀之。火攻在知天順風。識時達勢而已。而無用於力。故曰明者能之。水攻必敵在圍中。而以兵力守之。於外為持久之計。令其自困。非頃刻所能濟事也。况起堰。非兵多不成。堰既成。非兵多不守。不強而能之乎。如曹操引沂泗以灌呂布。唐太宗堰洛水。上流使淺。

誘劉黑闥半渡而擊破之。皆用此術也。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杜牧曰。水可以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奪敵之險要。積蓄也。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之前後。取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蓄積。而使之滅亡也。張預云。水可以絕。火可以擊。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囊水大至。使龍且夫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是也。但不字為火字之誤耳。其說與張預義同。○又說敵以水灌我。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紿守堤。吏。

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如單于縱
天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兵
於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夫用水火之助戰而勝攻而取者亦士卒之用命也
若不修舉其有功者而賞之必有凶咎命之曰國費
留滯終不能成事也此言水火之助雖能破軍敗敵
亦當賞士卒之用命者○杜牧曰兵必有云賞不踰
時夫踰時且不可矧不修其功者乎此非惟衆勞卒
罷不可復用恐鞅望既起偶語旋生意外之虞致凶
之道且近在早暮矣命曰費留者省當費之財留莫

解之禍也○又說修戰也不修止而不及之義左傳
曰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費費財留留衆言戰既勝
攻既取則當自戢其功不然者凶之道也其名爲費
耗淹留國患之所由起故下文曰明哲之君賢良之
將必憂慮修戰不肯爲窮兵黷武之事也蓋水火之
攻爲害甚烈出於萬不得已而後用之一用之後豈
可復言兵乎是誠有殃禍之及也若徒知勝入之術
而不知天道之戒尤非君將之道矣故周瑜赤壁之
戰輕人死力復爭城以逞其輿尸之凶有以夫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故曰明哲之主當謀慮戰攻之事慮之者審力量之

強弱權得失之輕重惟恐一時輕舉之故貽他日噬
劑之悔也良能之將當修舉克捷之功修之者計便
宜之攻守行士卒之道法惟恐水火之失用則玉石
俱焚殃魚貽慘之害也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此以下因費留之禍而致戒於用兵之端也言明主
良將非我之所利不可輕易舉動非得彼之勝不可
輕易用兵非至危之勢不可輕易與戰言不得已而
後用也兵既不可輕易而用況水與火乎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人主不可因怒而興三軍之師將師不可棄愠而致

戰爭之事因怒興師非為民也故亡如息侯與鄭伯

有違言因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是也以愠

致戰非為國也故敗若姚襄怒符黃眉乃壓壘而陣

為黃眉所敗是也怒盛於愠故以主言愠小於怒故

以將言主可以言興師將止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合於利而後動不合於利則當止言不可因怒而用

兵也尉繚子曰兵起非可忿也見勝則興不勝則止

即此義也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
以復生

主怒可以復喜喜見於色也將愠可以復悅悅得
於心者也主因怒而興師則國必亡國已亡安得復
存乎將因愠而致戰則兵必死兵已死安得復生乎
兵猶如此况用水火而殺人者乎此孫子所以於火
攻篇拳拳而致戒也伏師設伏言不可因怒而用
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故曰明哲之主慎於用兵此安國之道也良能之將
戒於輕戰此全軍之道也○按水火之用古人之出
於不得已焉耳三代之前聖帝明王安肯用此以漂
流焚蕩使生民糜爛靡有孑遺哉論者謂火攻為孫
子之下策然自戰國以來詭詐相尚而用之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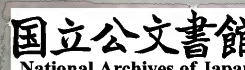
陸遜火其營黃蓋火其舟江適以難數百連以長繩
繫火於足以燒荒衆田單以牛數千披五彩龍文末
刃於角繫火於尾以焚騎劫後周時段韶火弩攻破
栢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攻破黃巾此皆以火而取
勝者也韓信決壅囊以斬龍且曹公引沂泗以灌呂
布陳將章昭達因暴雨水漲大放木筏衝突陳寶應
柵而得以成功唐太宗堰洛水上流使淺誘劉黑闥
半渡而遂以破滅此皆因水而取勝者也但水火之
害酷烈慘毒賢將之所深慎也孫子曰不戰而屈人
之兵善之善者也以此言之火攻但示人不可不知
非專示此以為勝也

火攻篇終

火攻篇終 凡火攻有五 一曰積聚 二曰庫藏 三曰倉庫 四曰府庫 五曰官署 凡火攻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火 凡火攻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火 凡火攻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火

用間第十三

用間第十三 凡用間有五 一曰因 二曰內 三曰反 四曰死 五曰生 凡用間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間 凡用間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間 凡用間必先察其所守之要 然後設間



不安轉輸者。疲怠於道路。一十萬衆出征。故不得操
執耕作之事者。計七十萬家。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
征。凡車乘牛馬芻糧之類。皆七家所給。故十萬出征。
七十萬家不得休息也。一且百戰之費。公家亦不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此言用兵之費如是之多。百姓如是之苦。與敵相持
數年。蓋欲以爭取一日之勝也。若愛惜名爵俸祿百
金之貴。不以與間使。不能知敵情之虛實者。不仁之
甚者也。將貴知敵。不知乎敵。豈是三軍之將也。將所
以佐主而剋敵者。不知乎敵。豈是人君之佐也。將貴

制勝。不知乎敵。又豈是取勝之主也。重言以深警之
也。若漢高以金數萬斤與陳平。縱爲反間。不問其出
入。陳平卒去范增而項羽。此高祖用間。不吝於財
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故明哲之君。賢德之將。所以舉動而能勝人。成就功
業。超然出於群衆者。以其先知敵人之情也。○梅堯
臣曰。主不安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
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
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

孫子正解 卷之三
五十一
夫先知者不可取之於鬼神。但鬼神無形無聲焉。可禱
祀卜筮而求取與。但時異勢殊焉。可擬象於事之相
類者。而比求與。但術數訛舛焉。可推驗於度數。而能
知之與。必取乎能知敵情之人。用之以爲間。乃可以
先知也。蓋言此兩節。以引起下文用間之端也。○梅
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
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惟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
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此五間之目也。舊本因間作鄉間。今從之。下同。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五間錯綜以用之。參伍以驗之。而他人莫測其理。莫
遁其情。是謂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神紀言如
鬼神紀事。至幽至靈。而不爽之謂也。如秦伐魏。魏使
信陵君擊敗之。秦使入以萬金行間。魏王信之。而信
陵君謝病。王剪代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
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信之。而牧見殺。秦伐趙。攻
上黨。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應侯使人行千金爲反
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爲將。頗易與。且降矣。趙主
果以趙括代頗。而頗奔魏。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七
十餘城。獨莒卽墨未下。田單縱反間。曰。毅與新燕王
有隙。畏誅。欲聯兵齊王。惠王果使騎劫代毅。而毅奔

孫子正解 卷之三

趙陳平縱反間言鍾離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項羽果疑昧等是皆神紀於間者也。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鄉間者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金帛

陷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時有主帥許益孝寬托守

一城益以城降齊孝寬怒遣謀取之俄即斬首而還

岑彭擊秦豐豐與其將拒彭於鄧數日不得進彭夜

勒兵申令明且當擊西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歸

以告豐豐即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別

營大破之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結之因

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

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

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

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

端之心者此等皆要潛使人結之如越主之賂伯嚭

吳主之納伍子胥楚主之納伯川犁晉侯之納苗賁

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示以偽情

而縱之彼歸以所見告其將則反為我之間也或厚

賄以誘之亦可為我用也。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李愬。陰厚淮西之使謀。反以猜告。盡知其虛實。若丁公之於漢高。李伯護之於符堅。皆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敵人之間。蓋明言使之以欺誑敵人。則士無敢往者。故惟為欺誑之事於外。併吾間聞之。吾間至敵。敵師必脅之以死。或賂之以財。或拘囚不得歸。不得已。必以來時所聞所見之事告之。敵師為聞者。所賣間者為我所賣。敵敗而間者死矣。如鄒生見烹於齊王。及

趙宋時。曹太尉使僧吞蠟丸入西夏。而其謀臣亦皆見殺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生間者。使使通於彼。而反報於我者也。擇多能之人。外愚而中明。使自通於親信之臣。因窺視乎敵國之事。則彼之動靜虛實。畢達於我矣。如婁敬之規匈奴。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舊本莫字上。又有一親字。言三軍之事。所當親信者。更莫有親信於間使者。不親不得其心。謂之曰間。則呼吸相通。腹心相倚。即家人父子之情。奚過焉。○梅

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

賞莫厚於間。○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事莫密於間。○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非聖智不能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之實。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慮。然後能以事權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仁主。恩恩以結。間使之心。義主斷斷以決。自己之惑。彼此不疑。然後可。使出入於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淵微精妙者。不能得間。使之實。蓋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哉者嘆其微之又微妙之又妙也夫將與間不可相
 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害已之計故秦使
 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入陰厚之漢使陳平用金
 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妙也○
 一說用間之道幽深玄妙難可名言苟善其用則食
 息起居何殊對壘聲音笑貌咸可藏機焉在非用間
 之地也此不疑然矣曰此出入之機也而此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下間一作聞
 間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者
 俱坐以死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口也如秦以
 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者斬此是已發其

事尚不欲泄况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
 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凡欲擊人之軍或欲攻人之城或欲兵刃相殺必先
 審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而吾間
 可行守將者典守其事之將左右者左右任使之入
 即腹心謀主也謁者典賓客之官門者主關鑰之吏
 舍人給使令之官知其姓名則間易入若宋被楚圍
 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之牀結盟退軍秦符丕寇襄
 陽李伯護為內應襄陽遂陷是也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

得而使也。言敵中之事皆必求知於吾間誠有未盡必搜索敵人之間使來間我者誘之以厚利引之使止舍淹留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以察敵人之情故反間可得為我使也。或曰引導吾之偽事而縱遣之太使為我反間如趙奢善食遣秦間是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此而知彼國之計鄉人官人以厚利賂之亦可得使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反間知彼之情則所為欺誑之事能切中敵之心有可信之理使之告敵而計無不行也。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言因是反間則虛實易知口舌有措能悉敵之情故生間可使往來如期也。如期以期而取息回報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結上文之意言五間之事固皆人主所當知然鄉內死生四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比於四者尤所當知尤所當厚也。大抵遣間以間入不若因人之間以

孫子道解 卷之二 六十一

爲問何則。上智之人常少。不才之人常多。慷慨之事常難。苟免之事常易。問者至敵。有良金美女在其前。後有刃鋸鼎鑊在其左右。畏死貪財。二心交并。則將吐盡隱諱。以告人者。有之。縱有過人。口才不至降伏。且受敵人巧詞。鈎致言語既多。不無隙露形跡。是則以之問人。而反以之報人也。用問所以爲難。惟在於此。孫子深知其患。故示人反問之爲重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殷者。湯有天下之號。伊摯卽伊尹也。夏謂夏王桀也。周者。武王有天下之號。呂牙太公也。商謂商王紂也。昔者殷之初興也。人皆知南巢之放。暴主而已。然不

知伊尹五就於桀。五就於湯。伊之爲問也。周之初興也。人皆知牧野之誅。獨夫而已。然不知呂牙之在商也。始獻女貨。繼修陰謀。呂之爲問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問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故明哲之君。賢德之將。能以一智之士爲問於敵者。必成大功。此用問一節。原爲兵之要着。三軍之所以倚恃而動也。用師在知敵情。故問爲兵之要。未知敵情。則軍不可動。故問爲三軍所恃而動者也。○杜牧曰。古人用問。其妙非一。有問其軍者。有問其親者。有問其賢能者。有問其助者。有問其隣好者。有問其左

右者故間道有五焉然間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鄭友賢曰古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為哉但處之有道而卒歸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不能悉夏主之惡伊不在夏不能就湯之美武不得呂不能審商主之罪呂不在商不能成武王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吊民伐罪之仁義則非為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返不能合道乃入于詭詐之地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

成大功者伊呂之權也愚謂孫子首以始計而終以用間蓋計者將以校彼我之情而間者又欲探彼之情也計定於我間用於彼計料其顯而易見者間察其隱而難知者計所以定勝負於其始間所以取勝於其終計易定而間難用故曰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皆難之之意也孫子於篇終言之其有旨哉

孫子卷之三終

管子卷之三

也管子其辭然言之其直旨者

二美莫論與國非難然不道其間之實者難以之

效其然信易安而問難用若曰非也其言其部田問

共與而難與然信而以其難其然其然問而以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